





### 政府德化，已及鳥類

編輯先生：今春偶到舊門下X君家裏讀得某期「觀察」，正當昌言，極深佩服。遂即補購貴刊過去各期。昨晨正讀貴刊第二卷十三期完畢，掩卷若有所思，忽聞宅後布穀聲，我不禁自言自語道：「布穀都叫了，杜鵑怎還未叫呢？不但今年難得聽到，連近幾年來都像難得聽到。這種鳥類，究因何故便會稀少？」我那七歲幼子信口答道：「爸爸！我明白啊！前幾天有位同學曾向我說：『杜鵑住在深山裏，有鳥王管著牠們；每到春夏，就命牠們飛到鄉間，盡力叫喚，能盡力的，賞，不盡力的，罰。至於曾否盡力？就驗牠們飛回時，嘴上有無流血，以作判斷。這是鳥王管著人們時間已到，應加緊工作，同命令布穀去催工一樣的意思。可是現在這些鳥類，不像從前那樣了！牠們雖按時飛到鄉間，卻不十分盡職，止有草葉或產馬桑子的地方，隨口嚼得一種，使嘴邊流出汁水，像血一樣，但可大道的回去覆命。雖不一定得賞，但免罰是可靠的！像這些鳥類，叫喚既未過勞，或許年有增加。不過牠們因仗恃可以「作偽」，遂致氣力，懶於叫喚，使得人們感覺到牠們的種族像減少了一般似的。』好在春夏恰有這兩種東西，能供牠們作「做假」的資料，因此牠們就不必一定要叫，爸爸，現在所以也就難得聽到牠們的聲音了！」我聽完幼子這番話，登時就同想到貴刊第十三期專著的「大局浮動，學潮如火！」一文了！現在國家弄成這「全面脆弱」的局勢，豈不是由於政府諸公，平日「壹意作偽」所致嗎？國民黨專政垂二十年，能使上自國府委員，下至保甲長花戶，凡發表一言，接待一人，舉辦一事，製造一物，苟可「漁利奪權」，「塞責要功」，人人莫不能極盡「作偽」之能事。真不愧「效率激增」，「推行徹底」！西人稱教育之普及，必云「婦孺皆知」。中國美政治之尤異，必誇「化行禽鳥」。今使一般之幼童，能深解「作偽」之妙諦。頑冥之杜鵑，能展盡「做假」之技能。前年自然是一抗戰已得勝利，現在豈僅一建國已成，簡直是德化已及鳥類矣！如此豐功偉烈，允堪高世比德於上古七十二代之帝王「封泰山」「禪梁父」也！竊歎！盛哉！

#### 附治虛偽神效方

良心一片。去皮。  
 忠恕。全用。其形內外均力正者其能。能斜者最毒，忌用。  
 誠信。十分。產於靈臺者佳。  
 真實。十分。做造或中空者不用。  
 右藥四味。照分辦足。用自省做引。止宜時刻內服。忌數表面。  
 敬頌頌安  
 癩癩詩 六月十日 四川簡陽

### 豪富與民意機關

編者先生：報載全國經濟委員會十九日例會，決定徵收建國捐，以富戶為主體，由民意機關提名。以富戶為主體一點，自極得當，但由民意機關提名一點，大成問題。我們平心靜氣想一想，現在要是一個人無錢無勢，他那裏能當選為民意機關的議員？民意機關的議員，雖非個個豪富，但大都是富裕階級。要他們來提出豪富的名單，假如不是存心將這一番「做惡人」的斤量推在民意機關身上，那就是要民意機關來替豪富階級做一番掩飾工作。不論如何，由民意機關來提名豪富的一點，必無善果。如其不信，拭目待之。  
 黃琴南 六月二十日 上海

### 學生運動轉變的開始

編輯先生：告訴你，學生因遊行被打破被殺，覺得遊行不能自由，開始可以自由，激烈的放棄了消極的遊行示威，採取了武裝行動的辦法。某大學一女生，集眾一百人，稱民主軍，由廣東入桂，攻入廣西懷集縣的南區，這是學生運動轉變的開始。  
 天 頌 六月十五 廣州

### 不要再玩老把戲

編者先生：武大「六一」慘案發生後，中央在幾大以內就發佈命令，將武漢警備司令彭善撤職查辦。處置不可謂不明快，但同學們並不感到滿意，因為根據以往的經驗，所謂「撤職查辦」，不過「調職升官」而已！如昆明「一二·一」事件，不是將兩要員「撤職查辦」了嗎？但後來又怎樣呢？所以我們希望政府為維持自己的威信起見，這次要認真地「查辦」，不要再玩從前那一套花樣。  
 陳榮緯 六月十六日 武昌

### 中國軍人在前進中

編者先生：讀貴刊二卷十二期讀者意見的分析與解釋，欣悉貴刊在軍界中亦擁有廣大的讀者，其情形實為過去所未有，足見貴刊持論，確甚公正，否則曷克至此。讀者對貴刊態度的意見，認為「稍偏左」者卅二人，其中大都為軍界讀者，這一提供，甚有意義。本來偏左偏右，見仁見智，既有大同，何妨小異。中國軍人承有優其傳統，愛國愛民，服從負責；但由於國內之思想統制，文化落後，以及本身所受訓練之特殊等等原因，故對於世界新思潮的接受往往較遲。且從心理學的見地說，觀念以先入為主，一個人往往以自己的舊經驗為判斷新事物的根據；同時一個人也很難從客觀的立場去觀察事物，就是說很難把客觀的是非放到主觀的利害之外去處理。今天中國的軍人是站在兩個矛盾極端，擔任着最前哨的任務，也是最慘烈的戰爭任務。因此，猶之站在鐵路甲端的人看鐵路中間的電桿，總覺是近於乙端的。然而軍人於戎馬倥傯之際，肯讀書求知，究竟是件好事；正確知識的不斷增加，久之便能使人修正其自己的經驗與認識，從而發展民族的行動。（下接第二十四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吳淞路

電話：四四四弄十一號

本期零售：每册二千元。

訂閱：先付國幣三萬元，款盡

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暑假返里以前

請訂本刊一份

# 讀孫科談話

儲安平

國民政府副主席孫科六月二十日在南京接見合衆社記者，發表談話。同月二十二日在同一城市，又對新民報記者發表談話。談話內容先後見六月二十一、二十三兩日上海大公報。我們披誦孫氏談話，滋多疑惑，謹評論之。

一、根據六月二十日對合衆社記者談話，孫氏認爲：（一）目前中共在東北反攻，係受蘇聯之贊同與指示。（二）中共軍隊優良之軍火均爲前日本軍隊之配備，蓋勝利後日本軍隊向蘇聯投降，蘇聯遂將日軍配備移交中共。（三）中國軍事當局業已獲得證據，有半數受蘇聯訓練及配備之韓軍參加中共作戰。（四）旅順及大連現被中共用作關內外軍需之給養轉運口岸，故蘇聯不允中國軍隊開入該兩地，實違反一九四五年八月之中蘇條約之精神。二十二日孫氏對新民報記者的談話，則稱：「余日前對合衆社記者發表談話，在喚起英美之注意，中國之東北現已成爲國際問題。中共在東北之活動，完全受蘇聯支持，蘇聯顯然違反中蘇友好條約。該條約上訂明蘇聯應協助國民政府接收東北；而蘇聯容許中共軍隊前往，不許國軍登陸。大連雖爲自由港，然屬中國之商港，中國軍隊自海道前往，因蘇聯阻礙，乃擬改道營口登陸，而蘇聯忽在國軍欲登陸之前夕，自營口撤退，交與中共，致國軍不得已始改由葫蘆島登陸。又如外蒙問題，阿爾泰區顯爲中國領土，外蒙軍隊如無蘇聯支持，亦何能侵入。故國軍之不能接收大連，反讓共軍先行入據，均在於蘇軍之佔領期間內，其責任應由蘇聯負之。大連爲我領土，我們爲何不能在大連登陸，這是根據什麼條約？蘇聯已違反中蘇條約，亦等於否認大連之領土主權屬於中國。蘇聯支持中共、韓共、外蒙，爲人人皆知之事實。因此東北已成爲國際問題之所在地。中國軍隊至今不完全接收東北，除中共負責任以外，蘇聯應負間接責任。」孫氏接着說：「中國若失東北，即對美國爲威脅，對世界和平亦爲威脅。美國應有所表示。」歸納上引孫氏兩次談話，可得三點：一、孫氏認爲「中共在東北之活動，完全受蘇聯支持，蘇聯顯然違反中蘇友好條約」。二、孫氏認爲「中國之東北現已成爲國際問題」。三、東北既已成爲國際問題，美英兩國領導下之西方強國，應加以注意，特別「美國應有所表示」。我們要提出來的問題是：孫氏既認爲「中共在東北之活動，完全受蘇聯支持，蘇聯顯然違反中蘇友好條約」，並稱：「中國軍事當局業已獲得證據，有半數受蘇聯訓練及配備之韓軍參加中共作戰」，然則孫氏有無向國民政府建議：由國民政府正式向蘇聯提出嚴重抗議？假如沒有，孫氏爲什麼不提出這個建議？假如孫氏已提出這個建議，政府是否業已採納履行？這是一層。其次，假定我們承認孫氏所述：「東北現已成爲國際問題」，但在這一個「國際問題」中，中國的交涉對象是蘇聯而非美國，我們應當找蘇聯說話。孫氏並未對蘇聯作一句正面的責難，却借過臉來專門向美國說話，可謂文不對題，找錯了對象。其三，在這一個「國際問題」中，中國顯然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假如在這一個「國際問題」中居于最主要地位的中國，不首先負起責任來

直接和蘇聯解決困難，却祇希望美國有所表示，我們認爲此種態度，既不勇敢，亦欠公道。我們應當自己先挺起來，然後希望人家來支持我。自己挺不起，祇想人家來替我們撐腰，替我們收拾，這種心理和作風是要不得的。

二、孫氏在談話中所希望獲得美國（或美英兩國領導下的西方強國）的「援助及鼓勵」，包括軍事給養、借款、及政治支持三項，其中尤以軍火爲最重要。孫氏說：「中國之美式訓練及配備軍隊，現缺乏軍火，故亟需自美國獲得接濟。『東北之得失』端賴於此。」又說：「華盛頓與倫敦之支持南京政府之宣言，當有裨益，然亦不能代替軍火。」這恐怕是孫氏談話中最實在的一部分。我們的意見是：孫氏有無考慮，美國所願意「援助及鼓勵」之中國政府，究爲何等情形的中國政府。照我們的意見，美國所願意援助及鼓勵的中國政府，必須爲一個健全的及民主的政府；健全係指行政效能而言，民主係指政治作風而言。現在的南京政府是否符合這種條件？本刊本期所載 N. Patten 這篇論文，官方想必早已讀到。美國官方及一般輿論，對於中國的現實情形，相當瞭解。近一年來，南京政府人在喊憲政，可是憲政憲政，實際上那兒有半點憲政的影子？在這次學潮中，世界各民主國家對於中國現存政權的真面目，必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麥克阿瑟在日本事半功倍，把日本人統治得乖乖的，而馬歇爾在中國，七上八下在大熱天跑廬山，化了這麼許多冤枉錢，到頭悄然而去，反弄得一般民間對於美國的友誼，一落千丈，美國所爲何來？費孝通先生說得好：「馬歇爾應當已經明白，他本來要扶植的對象實在不太扶得起。」更使他（馬歇爾）失望的是在這個政治權力下，連美式裝備都全失其效力。」（閱本刊二卷十六期文摘欄費文）。近來國內國外都有美式配備落入共軍手中的傳言，一方面希望美國供給軍火，一方面原來憐他人之慨，將整批的美式配備送給中共，這個問題美國不能不考慮。現在據一般的看法，認爲即使美蘇不幸終致戰爭，美國也不是非有中國不可。政治家策劃國家大事，不能失之「幻想」；自己這樣腐爛，這樣墮落，一味已望別人援助，實在近于「一相情願」。孫氏關於這一部分的談話，僅僅公開了一個秘密：即今日南京政府軍火的缺乏已到了如何嚴重的地步！政府大員在談話中如此露骨的代表切望美國軍火的接濟，尙以孫氏此次談話爲首。

三、在孫氏二十一日一次談話中，記者曾詢孫氏，如其美國反響冷淡則又如何？孫氏答稱：「美國反響冷淡，即等于放棄中國，是在中國之外國勢力，惟有蘇聯，則政府將重新考慮態度。」我們認爲孫氏此言，甚不得體。孫氏所謂「將重新考慮態度」是指什麼呢？這可分內政外交兩部分來推敲。若從內政上說，所謂「重新考慮態度」，當係指目前的內戰而言。目下的事實是「戰」，則所謂「重新考慮態度」在邏輯上當係指「和」。但中國的內戰，公平地說，並非美國所要求者，故我們不能認爲「戰」即爲對「美國支持」的一種義務，「和」即爲對「美國不支持」的一種報復。況且孫氏已斬釘截鐵地說：「目前已無和談可言，政府必須打垮共黨，否則即是共黨推翻國民政府」。所以所謂「重新考慮態度」當不是指內戰而言。就外交上說，按照孫氏語氣，在邏輯上似乎是：假如美國放棄中國，則中國祇好倒到蘇聯懷抱裏去了！我們覺得此種談話，甚成問題。在常識上，孫氏一面表示「目前已無和談可言，政府必須打垮共黨，否則即是共黨推翻國民政府」，一面又假定假如美國放棄中國，中國即將倒到蘇聯「勢力」中去，其事是否可能，實可懷疑。再進一步說，中國自有其主權，自有其獨立的國格，對於任何一個外國的對華關係，根本上談不到什麼「放棄」「不放棄」。按照孫氏談話，不啻公開認爲中國已是別國「勢力」之內的東西，所以假如甲國放棄中國，中國祇好投到乙國的「勢力」中去。我們相信沒有一個有自尊心的中國人能够接受孫氏這種論調。在國際社會中，外交運用，當然極盡奧妙，但如公開宣言，便近似無賴。我們很坦白的說，我們認爲孫氏此種談話，已經跡近一種 Blackmail「敲詐」。孫氏爲今日國民政府的副主席，以國府副主席的身份發表此種談話，孫氏個人聲譽的損失，其事小，國家國格的墮落，其事大；這一點是我們不得不鄭重提出，表示異議的。

四、祇有一項實事我們尙難判斷：即孫氏此次談話究竟是投意的，還是自發的？假如是投意的，那就是代表國民政府的。假如是自發的，那祇是代表孫氏個人的。但即使是後者，孫氏既身爲國民政府副主席，我們亦不得認爲他在這樣嚴重的政局中發表這樣露骨的重要談話，僅僅是代表他個人的見解，而一無政治意義。照我們的看法，這次孫氏的談話，祇有一個意義，即孫氏談話的目的顯然在觀測美國官方及一般輿論的反響。因爲

從技術上說，假如南京政府真正不能支持，它儘可以以最機密的外交通牒照會白宮，正如英國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正式照會美國它不能繼續擔任它在海外的任務，要求美國先來接受它在希臘的任務一樣。南京政府派往華盛頓從事外交接洽的人員很多。假如僅僅是對杜魯門和馬歇爾等呼籲，實無須孫氏公開發表那樣毫無掩飾的談話。美國朝野對於孫氏談話，

# 論亞洲與遠東的經濟重建

夏炎德

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為協助戰爭破壞各國的經濟復興，曾先後決議設立歐洲和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並先行召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 簡稱 ECAFE) 會議。這一會議定於本月十六日在上海開幕，足證聯合國對重建亞洲及遠東經濟復興與亞洲經濟的工作無分軒輊。

這是該委員會的首次會議，亦是聯總以外聯合國在我國的首次會議，具有歷史的紀念性。會議的主要目的，依聯合國副秘書長歐文 (A. D. K. Owen) 所說，在協助並促進亞洲及遠東的經濟復興，並加強本區域內各國間的經濟關係及其與其他區域的經濟關係，也有着世界的重要性。

亞洲與遠東，區域廣大，從中亞細亞起一直到澳大利亞，人口有十億，至少要佔到世界的半數。這是全球米糧與原料的淵藪，所產的米、大豆、植物油、茶、橡皮、絲、麻、錫、錫、桐油等都佔首要地位。這裏龐大的人力、豐饒的資源以及潛在的生產力，一待發展，再用其增長的購買力向外吸收財物勞務，不特本身消費水準可以提高，對於世界經濟的繁榮與擴大亦有決定的作用。反之，要是這地域的居民繼續飢餓、貧窮、動亂不安、停滯於落後狀態，則非僅世界經濟復興無望，且將成爲未來世界恐慌與大亂的根源。

在這次世界暴風雨中，亞洲國家大部分被捲入戰爭漩渦。中國腹地最先淪陷。後來香港、越南、緬甸、馬來亞相繼被攻佔，荷印實行焦土政策，戰火一直延燒到斐律賓，巴西亞與新幾內亞成了太平洋戰爭的劇烈戰

將作何種反應，須由日內的電訊報導說明之。不過一個國家由其副元首發表表語氣如此堅決，無甚轉圜餘地的談話，事不多見。然而我們亦正可從孫氏的談話中，明瞭今日南京政府業已面臨如何嚴重的政治關頭。

(六月二十三日)

場，北婆羅洲遭大破壞，暹羅被盟軍猛烈轟炸，印度國境雖未被侵入，而在戰爭中人力與物資損失甚重，澳洲與蘇聯亦曾出兵相援。歷數遠東區內未遭戰禍波及者僅尼泊爾一小國而已。

戰爭所給與這個區域的摧殘與損壞是驚人的。單就中國來說，戰時軍民喪亡者有一千二百五十萬人，受傷或疾病致死者難以數計。被毀於戰爭的生產力，機器與金屬工業達百分之九十，煤礦、電力及鋼鐵工業百分之七十，棉紡業百分之五十八，公路破壞百分之六十五，鐵路毀壞更大。統計公私財產的損失達五百八十五億萬元。幾十年辛苦經營，在幾年中被毀蕩盡。這些還是有數字可估的。至於學校及其設備的毀損，教育程度的至少倒退了十年，由戰爭所造成的幣制紊亂，及因此種紊亂致使今日物價較戰前漲了三萬多倍，正當生產事業無法進行，靠固定收入的人無以爲生，羣相食糠，貪污投機，社會風氣與道德水準的日趨下滑……這種無形的損失更是無法估計。

現距日本敗降已一年十個月了。環顧城內受戰爭破壞的國家，哀鴻遍野，瘡痍滿目，絲毫未見復興的狀兆。絕大多數的居民依然沈淪於苦痛的深淵中無由自拔。

在所有苦痛中最慘的莫如受飢餓的活罪。戰後飢荒侵蝕了大半個世界，而以亞洲爲最慘。據美國急賑會主席胡佛觀察世界飢荒的結果，指出情況頂嚴重的便是中國、日本與印度。日本自作自受且不說，印度飢民有一億人，單單孟加拉省餓死者達一百五十萬人。中國戰區廣泛，災情慘重，

加上酷烈的內戰，已呈軍民爭食之象。全國從南到北，隨處是嗷嗷待哺的人民，大多數人在飢餓線上掙扎，每日不知有多少人因飢餓而倒斃，也不知有多少人因食物不足而瘦癯下去。中國飢荒雖然如此嚴重，但是並沒有得到聯合國的充分救濟，反給戰敗的歐戰國家搶先獲得優惠。蘇聯有過剩糧食拒絕輸出，反從我東北劫去豆麥雜糧，這是我們積不能平而更提出申訴的。

亞洲原是產米區域，緬甸、暹羅與越南被稱為世界三大米地。但遭幾處的稻田，在日軍佔領期間大多停耕，產量銳減，至今恢復的僅一小部分。緬甸戰前每年運出米二百九十五萬噸，現在只有八十六萬噸，不及從前的三分之一；照該地當局估量，米糧生產與輸出要恢復戰前水準，還須經過五年的努力。暹羅戰前平均每年可運出一百五十多萬噸，現在祇能運四十萬噸，也不到過去的三分之一。越南戰前約年輸一百三十多萬噸，現受內亂破壞，減至八萬六千噸，還不到從前的十分之一。國際糧食會議負責當局五月杪已提出警告：一九四七年食米國家祇能獲得戰前百分之二十五的供應，並預料一九四八年的情形也將一樣的壞；米糧匱乏在戰近將來無改善之望，非待戰前米糧輸出國家產米完全恢復，問題不能解決。

這確是一個當前最迫切的問題，我們要安定亞洲及遠東的經濟，最緊要的是使這一區的人民免於飢餓 (Freedom from hunger)。要是這一點做不到，其他一切遠大的計劃將悉成空談。解決糧荒問題，應急的辦法惟有迅速移運他處的餘糧來救濟，依災情的輕重緩急公平分配；根本的辦法莫如恢復食糧生產，給與新的農具，良好種籽及一切技術上的協助，俾區內各國糧產早日恢復戰前水準，至少使這一區的食物得以自給。這是此次會議中應首先提付討論並求獲致決議的一個問題。

亞洲及遠東區的經濟既經重大破壞，自然應當亟謀重建 (Rebuilding)。所謂重建，並不僅僅以恢復原狀為滿足，一定要謀進一步的發展。因為戰前這個區域的經濟還是非常落後，只逗留在工業革命的前期。所以我們的任務，與歐洲的單純需要復興是不同的。要籌畫如何發展遠東區的經濟，必須根據翔實的統計。本年一月開始出版的聯合國「統計月報」(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中獨少遠東的資料，除澳洲與印度外，其他國家概付闕如這是有待於這個經濟委員會及早調查清楚的。講到重建的工作

，內容複雜，非此處所能深論，在此只欲提供一點原則性的意見。

我們認為亞洲經濟的出路在實行工業化。遠東區內國家，除了澳洲、蘇聯的亞洲部分及戰敗的日本外，在經濟上都未經多大開發，全亞洲幾億人仍憑徒手工作，沒有使用機械化的工具，工廠工人為數極少，職業的競爭劇烈，工資極度低落。經過多年的苦痛經驗及戰爭教訓，這一區的國家現一致發出工業化的強烈要求，覺悟到惟有迅速完成工業化，纔能增進國家的生產力，吸收農村的過剩人口，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確保國防的安全，而與西方國家並駕齊驅。中國與印度這兩大國家對此尤感強烈興趣，各自提出全國性的遠大計畫，期待早日實現。中國要不是因內戰的阻撓，戰後大規模的建設當已開始。雖然如此，我們還是相信只要內戰停止，工業化的工作會隨即進行，因為這是全國人民及各黨派所一致要求的。西方經濟的社會化與東方經濟的工業化，當是現世紀的兩大歷史任務。

我們在進行工業化之際，同時要使農業現代化。亞洲國家至今還是以農業為主，大約百分之八十的人民為農業生活，雖然在工業化以後這個比例將大大改變，但是農業的首要地位仍不致動搖。遠東的農民，多少年來沿用原始的農具，有的徒手耕作，有的輔以牛騾或簡單的水車；農場既狹小，土質又未改良，並不使用科學方法，生產收穫非常低微。據估計，亞洲四五家人耕作，除供養本身外，祇能再供給一個城市家庭的糧食，而美國一家人耕作，除供養本身外，尚能供給四五個城市家庭的糧食，兩下比較，這是好大的差別！不過祇要我們實現農業現代化，便可得到美國農民一樣的收益。以後機械化的農具務必普遍使用，並以科學方法改良品種、施肥與灌溉。這有賴於我們必須得到聯合國農具與技術上的協助，等亞洲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後，再向自己的力量助其進行。

戰前亞洲與遠東區內大多受制於西方的政治勢力，經濟主權也就不斷完整。戰時日俄佔領區政治已有一個新趨向，就是對於各國自主權的日益尊重。在幾年之前，列強爭相過去在華所獲得之自主權，中國得收回租界並取消外人治外法權。印度最近已重得自治領的地位，菲律賓已允許恢復主權，朝鮮的目的在開羅會議中早經規定，荷印、越南、緬甸及馬來亞最近都在爭取新的政治地位，有的已經爭取到手。可以說，整個的亞洲已獲得了較大程度的自治。亞洲人民的心理已發生極大的轉變，經濟的措施



不容依他人的利益為轉移。在經濟委員會的會議中，雖然照例不作政治性的決定，但經濟措施的方針務求與這種新的政治環境相適應。

日本以前曾自命為東亞的主人，憑其優越的生產力稱霸遠東，進行其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卒至甘冒不韙而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現在它既經敗降，對於這罪魁禍首，聯合國除徹底解除其武裝矯正其侵略思想外，還當消滅其獨佔經濟的勢力，務使這偏狹、狡黠、兇狠的島國民族不能重為遠東與世界之害。最近它在美蘇矛盾的夾縫中又蠢然思動，對日管制委員會的過分優容，實屬不智，必須考慮重加調整。由它侵略所造成的各國損失，應責令其儘速賠償，以利我們重建工作的進行。我認為未來日本的地位，應使之成為亞洲的瑞典，甘居大陸國家一旁，祇能以其有限而不平衡的原料燃料，藉其勞作與技藝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絕對不許再有越出本分的情況，惟有這程，遠東區的經濟纔能保障不受其侵擾。

亞洲各國間以經濟聯繫，過去大抵局限於貿易方面，這是不夠的。大多數亞洲國家的經濟還是二元經濟 (Dual economy) 都帶立於工業革命的大門口：即大都市中雖加上洋式的表面裝潢，點綴着少數新式的工商業，而在廣大的農村及小城市中仍過着中古甚至原始的生活，以終朝的苦力換得一飽。人口的過度，勞動力的過剩，太大的農業比重，工作效率與生活水準的極度低落，這些幾乎都是這一區內各國所通有的現象。今後如何克服這些共通的困難，大家攜手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共同建設繁盛的遠東，並建立進步合理的經濟制度，在思想、經驗與情報各方面必須多多交換，互相溝通。貿易的關係亦應儘量加強，使各國的原料與成品能够盈虛相濟，各得其所。此外關於改良勞工標準，制訂社會立法以及促進社會安全等等，都須常常集會加以討論。

我們發展區域合作，除注意加強本區內的聯繫，也不可忽視對其他區域的聯繫。亞洲與歐洲的經濟往來已有相當長的歷史，但我們不能不承認過去彼此間的關係並不是愉快的。由於歐洲國家強大的實力，人種的偏見，以及帝國主義的思想與政策，亞洲處於被剝削的地位，特別是南亞洲，近熱帶的所謂「太陽地帶」(The Place in the Sun) 實在歐洲強國心目中是他們的原料庫殖民地。他們想以歐洲的資本，利用亞洲的勞力，實行歐洲經營工業製造成品亞洲從事農業供應原料的分業，不願意亞洲有工業

化的前途，甚且多方加以阻撓。這種舊時代的自私與錯誤的觀念必須趕快將其埋葬起來。在新世界的經濟中，任何地域都應有其工業基礎而同時發展其農業。而且自從綜合的人造原料 (如 Synthetic rubber, acetone 等) 問世以後，東南亞不復專擅若干原料供應之利，過去單純的地域分業的理論必須大加修正。今後亞洲與歐洲的產業且作多極而不平衡的發展，惟有待亞洲工業化後，彼此間纔能找出清楚的貿易關係。

此次戰爭以後，美洲與亞洲對遠東的關係益見緊縮，且有一天一天趨過過去歐亞關係之勢。這一方面由於美國實力的增長，相對地亦由於戰後歐洲的貧窮困乏不暇東顧有以致之。實力雄厚的美國，可能予這一區經濟的重建以極大的助力。亞洲國家資源與人力都不愁缺少，所最缺少的是資本，其次是進步的技術。這方面世界最能幫助我們的惟有美國。在未開發的區域提放的資本其生產力最大，而投資的國家在長期中也可能得到極大的報酬，比投資於已開發地區要大得多。亞洲及遠東十億人生產力與購買力的提高，將為美貨銷售的有力保證，並使美國人民的生活豐富。

華萊士在他所著「我們在太平洋區域的任務」(Our Job in the Pacific, 1944) 中曾作過一個有趣的計算：美國公私機關在戰後最初五年中如果對太平洋各國放款或投資每年二十億美元，以利率三釐計算，則五年之後一百億本錢的利息每年即可收回三億元，或接受遠東國家輸入這個數值的財物與勞務。美國的國民所得，依目前的增進率，到一九六〇年時可超過二千億之數，若照一九二三或一九二九年的比例，進口的需求將為一百億，十年前遠東進口值佔進口總值百分之三十，今後還要超過，則每年至少在三三十億以上。這是進步政治家的大算盤，也是聰明的經濟，我們除了盼其能有實現的一天外，還要附帶提示一句：美國作這種投資不要作經濟以外的考慮，貸借方式最好通過聯合國的機構。

亞洲及遠東區的經濟目前猶未發達，正惟如此，尚有遠大的前程。重建並發展這區域的經濟，主要靠靠區內國家自身的努力，而實際的協助合作將由銀行與商行，並提督其任務之完成。我們相信，在亞洲經濟渡過的時候，總能消除歷史造成的先進國與後進國的界限，世界經濟得有平衡的發展，更進一步接近聯合國「天下一家」的理想。

六月十九日

# 從心理學觀點解釋中國悲慘的現狀

——中華民族心理的五種缺陷

高覺敷

中華民族甲午對日戰事失敗以後，受帝國主義國家的壓迫，幾至於亡國。這在戰戰兢兢，中國乃列人五強之一。俗語說，石頭也有翻身日，這就是中華民族翻身的千載一時的機會了。不幸「勝利」以後，中國復逐漸陷入內戰分裂的局面。內戰的爭端，雖有友邦及國內各中間黨派的努力調解，終無效果。現在中原國外，烽火連天。人民流離失所，國際地位一落千丈。三個月以前，英法美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中建議以中國問題列入議題之內，消息傳來，舉國嘩然，孟子說：「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我們得不到譴責莫洽托夫，也用不到喊打倒赤色的帝國主義；我們應該反躬自省，看看自己有什麼缺點。作者是專治心理學的，想借本文，檢討我們中華民族心理的缺點，以解釋中國的悲慘的現狀。

第一，中華民族也許由於科學訓練的欠缺，一般人只能作傳統的判斷，而不能作周密的思考。我們研究社會心理，知道社會中人對於人物的判斷有一種所謂歸類作用 (Stereotyping)，將所接觸的人或物歸入了某一類型，然後依據他們對於這一個類型所已具有的觀念或「心影」，評判個別的人物。譬如從前美國人對於中國人的觀感或得之於小說，或得之於電影，或得自少數特殊中國人的印象，以為中國男人是有辮子的，女人是纏足的，而且無論男女都是吃鴉片的，不清潔的，不衛生的。無論對或不對，這就是那時一般美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心影。他們一天談到中國問題，這幅心影便浮現在他們的意識之內，而影響他們的判斷。我們也許譏笑或痛恨那時的美國人所見未廣，然而我們此時對於人物的判斷正陷入同樣的誤謬。我們有關於國民黨黨員的心影，有關於共產黨黨員的心影，有關於其他各黨各派及社會賢達的心影。你看說某人是國民黨黨員，我們便把他歸屬於甲種心影的範疇之內，你看說某人是共產黨黨員，我們便把他歸屬於乙種心影的範疇之內。至於他們實際的行為是否和我們的心影全相符合

，我們可完全不問了。我有一次參加一個座談會，討論國民教育經濟問題，我說，教育的問題在教育的範圍之內是無法解決的。因為教育和政治、社會、經濟息息相關。教育經費問題要澈底解決，須首先請求政府停止內戰。有一位朋友跟我說笑話，「這個話有一點像民盟分子說的」。假使真有人聽了我那天的話，而認我為民盟分子，便可為歸類作用的好例了。

學校內訓導工作人員最容易作歸類的判斷。他們報告某一學生是共產黨或所謂「異黨份子」。我們若為這個學生辯護，問有無確實的證據，他們便常說，這個學生的行動神祕，言論左傾，所以是共產黨無疑。由於這種歸類作用的影響，或許有不少天真的青年，受了失學的痛苦。這是青年的損失，也就是國家民族元氣的損失。所以我認這種歸類判斷的心理趨勢為中華民族心理的第一種缺陷。

第二，我們從前在大學讀書，同學相處比兄弟還好。出了校門，數十年來，只覺得同學的情誼最可寶貴。近幾年內，各黨派抓取青年，於是本應相親相愛的同學，竟有少數變成了仇敵。無論什麼問題在學生會裏討論起來，便常將學生分成友和敵，互相對壘，鬧一個全武行結局。政治的悲劇演成教育的悲劇。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大學生或可自稱「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同學相處固應友愛，但是真理所在，必難容忍相反的觀點及態度。然而我們要知道真理是討論出來的，實驗出來的，研究出來的，決不是打出來的。一手拿寶劍，一手拿經典以宣傳真理，誰也知道是不應該的。歐洲史上的宗教戰爭就是犯了以武力宣傳真理的毛病。然而我可要再進一步，試問大家果為真理而鬥爭嗎？你的真理，絕對可靠嗎？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現在我們也應該學曾子的反省。坦白反省的結果也許可以發覺鬥爭的動機沒有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單純。為說明



這一點，我們可要談到另一種心理了。這種心理叫做理由化作用。原來我們大家都難免有種種慾望，不僅說不出口，而且心內也不願意去想。但是我們的言行常不免在不知不覺之中受這些慾望的支配。發為言語及行為之後，我們若從而追求其原因或動機，便不免造出一種冠冕堂皇的理由，自欺欺人。

這種作用在個人方面是很常見的，在團體方面也不是少見的。就是梁山泊組織也必自稱替天行道，至於合法的組織當然有更正當的理由以解釋其存在和行動。試以國內各政黨為例。甲黨以為自己在力求統一，乙黨以為自己在力求民主，丙黨以為自己參加政府在共同來行憲。各黨都有其正大光明的理由。考其實，動機是否如此純正呢？這也就很難說了。弗洛伊特治療神經病，要病者說出隱藏於潛意識之內的真正的慾望。據他對於治療的經驗，神經病者當初成病之前，會將這種慾望逐出於意識的區域之外，到了治療的時候，務須將它們召回意識之內加以考核。然後病始可治。可是這是不容易做到的。病者有種種方法以抗拒潛意識的發掘，有時和醫生約定時間故意不到，有時受醫生的分析，所答或非所問，有時醫生堅囑他報告自由聯想的結果，他可自稱心內一無所有，或雖有所憶及，但那是有關於個人之事恐難奉告。因此我們不容易揭開一個人的表面的理由，而探求其背後的動機。現在我們若說各黨各派除了為國為民的大道理之外，還有許多難言之隱的小道理，也許是忠言逆耳，反取其辱了。可是大家如能開誠佈公，把自己的大道理和小道理和盤托出，一齊擺在圓桌子上共同商討，也許可以重求調整，各得其所。然而我們在報紙上，只看見他們的大道理，看不到他們的小道理。青年純潔的學生為那些大道理所誘，以至於互相摩擦而鬥爭，便未嘗太不值得。所以理由化趨勢的加強乃為中華民族心理的第二種缺陷。

第三，所謂慾望必有其所欲之物或目的物以為其對象。目的物對於我們有吸引的價值，例如香蕉吸引我們去吃，椅子吸引我們去坐，金錢吸引我們去取。吸引值加大，每可使智慧失了控制行為的能力。譬如罪犯，判決徒刑，坐幾年牢，本也可坦然處之。聽到了政府大赦令之後，獄外自由天地的吸引值隨而加強。他為這個吸引值所屈服，乃不復有耐性以待釋放，而終至於越獄了。所謂利令智昏即由於此。

關於動物行為的實驗也可以說明這種現象。試於柵欄的外面放置牛肉，柵欄的裏面放置一狗。狗見牛肉，引起食慾，但是直衝過去是碰壁的，繞一個圈子便可以繞過柵欄的另一面，取得牛肉。狗若站得遠一點，轉一個身並不困難；反之，狗站得太近，牛肉就在面前，可望而不可即，他為牛肉的香味所吸引，獸住了，再也不會轉身了。

抗戰以來，法幣貶值，公務員的生活非薄薪所能維持，因此，金錢對於他們的吸引值日益加強。「臨財毋苟得」的古訓，「天知地知汝知我知」的先例，在金錢的強大的吸引值的誘惑之下，那裏有絲毫的力量可以轉移行為呢？所以糧貸黃金潮的案件層見迭出，而全國各界人士也多僅求眼前的利益，不管國家民族的前途。所以見利忘義的行為趨勢乃為中華民族心理的第三種缺陷。

第四，中華民族心理還有接近於病態方面的一個徵象，或黨派偏執狂的症候。偏執 (Paranoia) 狂的症候有三個特點，第一為被人謀害的幻念，第二為誇大的幻念，第三為除了這兩種幻念之外，正常的人格尚得保持，並無情緒或行為的擾亂。我們可僅注意第一第二兩點。魯迅的「狂人口記」所描寫的狂人可以為例。這個狂人一方面以為自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他方面懷疑他人對他有惡意的批評。戈紹龍先生在本年二月間為大公報寫了一篇星期論文，「民族病態心理的悟性」，以為歐美近來患有一種民族精神病或民族偏執狂，乃世界和平的一個重大的威脅。各個強國都自以為是最優秀的民族，而覺懼其他民族的侵害。他說，「如果說，一個國內還有兄弟殘殺的存在，與其說這是維護真理，不如說這是大時代裏的破落戶的悲喜劇。」可是這個悲喜劇正在繼續排演，愈演愈慘。人家患的是民族偏執狂，我們患的却只是同一民族內的黨派偏執狂。各個黨派都以為只有自己這個團體纔是最優秀的團體。所以說，我們若取得政權便如何如何有異於他黨。同時他們又各以為自己的黨派方受其他黨派的批評、搗亂或壓迫。所以你懷疑我，我懷疑你，誰也不信任誰。我們如何能希望他們分工合作以達到和平建設的目的呢？至于在野黨派的被人謀害的幻念也不是毫無事實根據的，此處不須一一舉例。此次最近數日中各地的捕人與失蹤事件，尤足為這種幻念存在的論據。這個黨派偏執狂的趨勢便為中華民族心理的第四個缺陷。

第五，假定我們現在買不起西書，看看新出的西書目錄以自足，這個滿足便叫做代替滿足。據關於同年齡的正常兒和低能兒的比較的研究，低能兒對於代替滿足的態度是兩極的，換句話說，他們有時很容易有代替滿足，有時便很難有代替滿足。譬如他們拋球拋不到很遠，便改作拋得很遠的姿態，也就很滿足了。但是據另一種實驗的研究，紙紙上畫一個動物，半途加以阻止，改令他們在綠紙畫相同的動物，他們畫好了綠紙上的動物，還要回來在紅紙上再畫。因此，低能兒不僅在智力上有所欠缺，而且在人格的組織上也有缺陷。他們的人格若有兩個系統相當於兩種活動，則這兩個系統或者合而為一，所以可有百分之百的互相代替的滿足；或者完全隔離為二，不相溝通，所以彼此代替的可能性等於零。正常兒的人格系統的構造則在這兩極之間而適得其，所以有時接受代替的滿足有時拒絕代替的滿足，視客觀的情勢而定。

我們中國人對於代替滿足的態度不幸常和低能兒相同。有時代替的滿

# 細看中國

Close-up of China in Travail

New York Times Weekly May 4, 1947

Nathaniel Peffer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本文作者正在中國。去年他又去中國一次。比較兩次所得的印象，不能不令人悲感。

十年以前，雖然大家都明白，一個毀滅生命和財產的大戰業已開始，但大家都希望經過一番戰火騰越之後，中國能夠統一起來，並在精神上振作起來，準備走上建設近代化國家的道路。今天，雖然中國勝利了，獲得了完整的主權了，而且成爲五強之一了，可是長城前夜，更何況沒有任何希望似的。

中國人民今天原氣消沉得很。胡漢滿等地，他們在遭受了一種戰禍的蹂躪之後，又重新受到另一種戰禍的蹂躪。怎麼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呢？他們也莫名其妙。那些有政治意識的階級，特別是受過教育的階級，業已擊碎。在侵略者的威脅之前，他們成千成萬地背井離鄉，向後方遷徙流浪。八年以來，他們在重慶、昆明、桂林一帶，過着慘慘萬狀的生活，住破房子，吃營養很差的食物，許多人甚或因此而患着肺病，但他們毫無怨言，

是異常容易。貼錢張標語，打倒帝國主義，好像帝國主義已被打倒似的，用不到再作實際的努力。有時則代替滿足異常困難。共產黨對於恢復和談的兩個條件，一絲一毫不許讓步，寧可完全破裂，毫無反顧。「刻舟求劍」，「舉一隅而不以三隅反」，都是人格硬化或智力欠缺的表示。這個代替滿足的全或無（all or none）的趨勢乃爲中華民族心理的第五種缺陷。

這五種缺陷係僅就較重大者言之，其他種種小缺陷還很多。歸類作用只問籠統的印象，不作個別的觀察，其流弊爲武斷。理由化作用文過飾非，不肯面對現實，其流弊爲虛偽。見利忘義，屈服於金錢的吸引值，其流弊爲貪污。偏執狂的趨勢一方面妄自誇大，一方面懷疑他人的侵害，其流弊爲多疑和仇恨。至於代替滿足的兩極的趨勢，一方面可流爲懶惰而不努力，他方面却可流爲固執不通。武斷、虛偽、貪污、多疑、怨毒、懶惰、固執，乃合共造成了我們中華民族心裏的最大的危機。

因爲他們相信這樣的吃苦是值得的，戰後的中國一定可以獲得新生。然而今天戰後中國的現狀却是如此——中國表面上是勝利了，實際却是一個戰敗的國家。他們就不免要懷疑，過去吃那麼些苦真是所爲何來！

× × ×  
 一般地講來，中國的現狀大約有如下述情形：  
 × × ×

第一、一年來來談判所未能阻止的內戰，迄無解決之望。國民黨軍隊充其量僅能暫時壓制關東軍，把中共軍隊趕到內地去，却無法消滅他。對於這個內戰本身，國民黨方面是有罪的，國民黨比共產黨的罪過更大。爲了爭取政權，兩方面都不惜把國家毀滅。

第二、當前的中國政府，是中國近代及現有的政府，也是今天世界上最壞的一個政府。它無能、貪污、腐敗，非法西斯，缺乏真誠遠大的目標。除掉了依賴這個政府來維持他們的前途，或者依賴這個政府來弄錢的人以外，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不願由極支持這個政府。只有那些雖對它不滿，

却更怕共產黨當權的人，總不能不勉強地消極地支持它。

第三、最近幾個月來，中共也失去了力量。許多以前對中共抱有反感的人，現在都因共產黨在過去幾個月中的缺乏和誠意而相反。他們現在深信中共也一樣要求內戰，而不願對內戰給予任何國家的種種結果。

第四、美國對於今日中國的動亂，不能推卸其應負的一部份罪名。今天中國的現狀是美國政策所造成，而且將來還要繼續製造混亂；除非美國政策能夠改變更張，立刻不給予內戰雙方以任何大大小小的援助。假如將來美國能夠穩定之後，美國可以設法幫助建立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國來保障遠東的和平。

現在大家都已承認的內戰，實際上自去年以來，就已開始了。雙方之所以一直不願正式宣戰，一半是為了怕得罪馬歇爾和華國輿論，一半也是為了要各自爭取有利的地位。只有一個有弗洛德式的調解能力的宇宙飛高法院，纔能精確判明，究竟誰應負內戰之責。不過，依據各種證據衡量起來，我們可以這樣說——國民政府從來不贊成和平或傾向和平，因為他們認為有能力足以粉碎中共，並且均為一定能夠得到美國的充分支援；在另一方面，中共最初也許願意妥協，但到了後來也寧願戰爭，因為他們認為戰爭可以使他們獲得更多的利益。

中共的估計似乎是：繼續不斷的戰爭將導致經濟崩潰，從而引起國民黨政權的瓦解，然後他們便可取得政權。這估計的第一部份是完全正確的，因為戰爭如果延長的話，恐怕只有神蹟才能防止經濟崩潰。如今幣制已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城市與城市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均告隔絕；在這種情形之下，城市是不能長期自給自足的。

也許經濟的崩潰可能引起現政權的瓦解，但這並不只是說，中共一定能統治全國。比這更有現實性的可能是，中國又恢復廿年前四分五裂的老樣子，每一個軍人割據一塊或幾塊地方，國家僅有其名而無其實。此外甚至也許還有一個可能就是，現在政府退守揚子江流域，繼續掌管富庶的工業城市，而中共則割據一塊地方。無論如何，有一點是一定的：任何一方都無法獲得一個決定性的勝利。

總之看來，中國的內戰不覺還要繼續一年半載。然後政府總會再度發現共產黨是消滅不了的；而中共也會明白縱令全國性的崩潰也不一定會使他們獲得政權。然後也許和談方始重開，而「不易妥協的雙方終於需要而不得不妥協」的那句老話也許會成爲事實。不過，這樣的妥協並不是和平，而只是一種時間較長的不穩定的休戰。但，儘量是休戰也罷，中國總可以利用這點喘息的時機來收拾一下創痕。事實上，恐怕也只有這一條路好

走了，如果國家不陷於分裂割據的話。忍受了十年痛苦的中國只落得如此下場，可是，除此還有什麼別的呢？

在估計其雙方的力量時，有一點是必須提到的。中共最強大的政治資本是兩個：其一是蔣主席及其左右；其二是美軍的留駐中國。

我們無法準確判斷，究竟蘇聯對於中共有多大的影響？但有一點是可以確信的：蔣主席對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所負的責任，比史太林大得多。真的，與其說蘇聯是中共的政治資本，無寧說她是中共的一筆最沉重的負債（Greatest Liability）。因為使中國智識份子敵視中共的，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無寧說是蘇聯。這一批知識份子早就對蔣主席及其國民黨絕望了；如果不是因爲蘇聯及中共所採用的那種蘇聯式鬥爭手法的緣故，早就一致擁護中共了。他們不願中國成爲第二波蘭，不願見中國人民消失在那些西伯利亞或北極的荒涼中。

對於中國政府的說明，可以台島爲例。這個富庶的爲中國人民居住的島城被日人統治了五十年，於一九四五年交還中國。幾個星期之前，島上的中國居民反抗他們本國人的統治，而必須殺成千的叛民始能驅逐當地

的革命。

日本投降之後，中國政府立即接收了台灣。於是一大批炮艦馬上來到島上。官吏、冒險家、投機家，紛紛由大陸移向台灣去刮地皮，剝削民脂民膏。在「接收敵偽產業」的旗號下，官吏們却肥了自己的私囊。島上的中國居民一天比一天窮了，一天比一天苦痛了。最後他們開始爆發了，而他們祖國的同胞却用機槍來射殺他們。

在內地的中國人雖沒有爆發，但是他們的感想也與台灣的中國人完全一樣。誰如果到過中國，而且看幾個知心朋友的話，他一定可以聽到：「我們恨日本人，現在還恨日本人，恨他們的殘暴、罪行、和加給我們的恥辱；所以當中國軍隊勝利時，我們真有說不出的歡快。現在我們不得不承認，情形反而比過去更壞了。我們雖然沒有被打，但却受到比日本人時代更多的精神和剝削。」

日本投降之後，炮艦們也大批地擁進所有被接收的中國城市中。國民黨的政權和冒險家們吞下了日本人所遺留下來的東西，有時也把中國人自己的東西吞進去。中國人民也許慣習於政府的行政無能與分贓制度，但今天中國官吏的腐敗却是近代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而通貨膨脹以及一般人民貧窮的嚴重情形又使人難於忍受，於是生出一種憤慨的憤怒。

假如他們還不起來革命，那部份地是因爲革命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

今日中國具有「軍國」的一切形態。在每個大城市中，軍人——大都稱為警備司令——與文官共同負統治之責；就是這些軍人掌握着真正的實權。文官不過在不重要的事情上能講講話。全國到處都是兵，甚且多於從前軍閥時代。

還有一個同樣有效的鎮壓武器，就是國民黨的祕密警察及特務機構。所謂「檢查制度已經取消」的話騙不了人。沒有一個大學教授敢在課堂內外公開發展任何意見，除非這意見有利於現政權。報紙戰戰兢兢，不敢多討論大問題，更不敢說任何不利於在朝者的話。像中國這樣一個組織鬆懈的國家，如果說他是法西斯，似乎不大正確，但它無疑是法西斯的 (Fascistic)。

正因如此，除了被共產黨打敗，革命是不容易的。事實確是如此，特別在年青的一代中，不管使用多大壓力，他們一天比一天更傾向共產黨了。他們之所以這樣做，與其說是由於思想上的被麻醉，無寧說是由於對國民黨政權的厭惡。共產黨可說是坐收其利。只有在鄉村中，共產黨軍事行為來制勝。在這種情形下，農民是無法選擇的。年青的中國人，特別是年青的知識份子，正如同那些訪問過共區出來的美國人一樣，感覺到十分高興。長期的觀察國民黨政權的任何人，都會對共產黨表示好感。所以，如果我們說共產黨的主要政治資本是國民黨，這一點也不是文字遊戲。

如果沒有外來的壓力，中國真正改革的希望太小了。幾個月之前所通過的憲法，在理論上可以產生一個好政府。但這憲法是否曾被忠實執行呢？恐怕十個中國人當中，沒有一個敢於輕易相信，不論最近表面上政府業已改組。因為國民黨中的當權份子，絲毫沒有一點建立憲政政府，放棄獨裁專政的意願和誠意。

中國局勢改進的希望如此渺茫，祇要美國繼續給中國現存政府即使是一種支持的姿態，而這種改進的希望仍將繼續渺茫下去。事實上，就是這點微弱的希望，也已因美國給予中國現存政府各種援助，如駐軍，訓練國民黨軍隊，出售剩餘物資等，顯得更加渺茫。共產黨虛偽地誇大美國這種支持，那是另一問題。這種業已給予的支持，鞏固了現在當權的人物，那些使中國前途無望的人物。

中國的執政者以很虔敬的態度來傾聽美國請求他們實行改革、實行民主的勸告，無論是杜魯門的也好，馬歇爾的也好，司徒雷登的也好，但却從來不曾真把這些勸告當作一回事。他們不相信他們必須這樣做。不管他們公開的說法如何，他們始終堅信美國在任何情形之下都非支持他們不可。

他們相信他們正處於一個可以敲詐美國的地位，原因是爲了蘇聯。

他們之中不少人會坦白地告訴他們的美國朋友，認爲美蘇一定會打仗，所以美國一定需要中國，一定也應該用盡全力來加強國民政府。他們必須支持國民政府反共，因爲中共就是蘇聯的先鋒隊。他們自己之間這樣談，而不向美國朋友說的是：既然美國非支持國民政府不可，那又何必實行什麼改革來換取美國的支持呢，何必犧牲自己的若干特權和利益來作爲美國援助的代價呢？除了口頭讓步，高唱改革之外，他們不作任何其他讓步。

共產黨的說法也差不多。他們也認爲美國之駐兵中國，是爲了對蘇聯。他們說，美國需要反蘇的基地，所以才援助國民黨。他們認爲一筆交易是做好了，美國以支持一個反動腐化的半法西斯政權作爲代價，來換取反蘇的合作。

有一點是我必須鄭重提出，並且要求美國人士加以注意的：許多不是共產黨，甚至也不是所謂激烈派的中國人，都逐漸逐漸相信這種說法來了。基於這種看法，他們就得到一致的結論，認爲美國不僅背棄了她公正的傳統，並且也背棄了她一向在中國推動共和與民主的傳統。正因如此，所以反美思想在中國非常盛行，不僅在共產黨的以及左傾人士中間，而且也在掌握輿論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和學者中間。當然，這種反美思潮部份地是由共產黨的宣傳煽動起來的，但決不能完全歸咎於共產黨。全中國各階層的人民都逐漸深信，既已取得世界第一超等強國地位的美國，正在重蹈過去各帝國主義國家的覆轍，貪婪而專橫。

沒有人能正確地說中共究竟是不是蘇聯擴張的先鋒隊。迄今爲止所得的內幕證據，都告訴我們，中共不是蘇聯的先鋒隊。雖然，在美蘇關係惡化的今日，中共反美宣傳完全與莫斯科的宣傳是一致的，則是事實。也沒有人能正確地判斷究竟蘇聯的遠東政策是不是謀擴張的。不管怎樣，有一點是很明白的：以眼前的情況而論，美國一年來的政策和做法，既不能防阻蘇聯的膨脹，也不能制止中共的成長。

這裏必須鄭重地再重複一句：除非中國政府澈頭澈尾地改弦更張，中共還要繼續得勢。這與共產主義的哲學是不相干的。即令政府軍能在本年底以前把共軍消滅，只要政府作風不變的話，不出五年，將有一個強大的分裂運動又會出現，結果仍將同樣引起內戰，並使中國易於遭受外力（也許是蘇聯，也許是別的強國）的侵襲。

假如只有政府改變作風能阻止共產勢力擴張的話，那今天美國政府所執行的政策恰恰是走的相反的道路。一旦南京政府的領袖們認識美國

決不是無條件地絕對支持他們，而且他們決不能誤認美蘇非作戰不可，從而敵美國的竹槓，肥自己的私囊，他們也許會改變作風的；他們不一定願意如此做，但他們也許會這樣做。當然，除了劇烈的革命推翻他們的政權外，沒有別的因素可以實現這種改革了。

如何方能使南京的領袖們真正相信美國不是無條件地絕對支持他們的呢？那只有立刻撤退駐華美軍，包括訓練中國軍隊的美國軍事顧問團在內。這樣一個申明，也許可以刺激他們從事改革，同時也許還可以加強中國自由主義份子的力量和地位。美國同時可以明白說明，一旦中國能成立一個受全國支持並統一全國的政府，美國準備隨時幫助中國，使之復興。

至於對蘇問題，不管蘇聯目的如何，反正以美國和平時期所能駐於中國的軍隊的數目，終歸是絕對無力防阻蘇聯的擴張的，不論中共幫不幫蘇聯。美國兵一撤出中國，蘇聯也許就會一擁而進入中國；可是，縱使美國兵不撤，蘇聯還不一樣可以來嗎？

只有兩件事能防止蘇聯：其一是對美戰爭的畏懼；其二是一個強大而統一的中國的存在。第一件的關鍵，根本不在美國在中國駐幾千個兵這一點上。第二件事的因素呢，倘若我們老是盡力設法加強那些破壞統一削弱中國國力的極端份子的地位，那也是永遠無法完成的。美國應該從中國撤退，同時明白要求蘇聯不要進入中國。蘇聯怕不怕對美作戰，自有其世界性的全盤打算，而決不在乎美國到底駐一萬名或五萬名兵士在中國。

根據最冷酷的政治的及戰略的計算，美國對南京的聯盟，使美國在中國的地位更易受到攻擊。萬一美蘇作戰的話，南京將是拖累美國的一個大累贅。萬一中國真正變成了戰場的話，美國將發現自己是處於夾攻之中，前面是一支強大的蘇聯紅軍，而後面到是一支滿含敵意的中國游擊軍隊。南京的軍隊只會起極小極小的作用，或許竟是一文不值。而中共的軍隊則將大肆活躍，成為美軍可怕的死敵，因為他們有經驗，有訓練，有士氣。全中國人民決不會支持美國。中國將形成分裂局面。甚至我們想取得比較多數的中國人民的支持和擁護都成問題。

假如美國戰略家們把中國當作遠東之防共堡壘，那我們是站在一個沼澤之上。這正如英美軍隊初在諾曼第登陸時的法國地下工作者並不會與我們並肩作戰，反而隨時襲擊我們一樣。

為美國着想，最聰明的辦法是完全退出中國，保持中立，讓情勢自然變化，等待雙方打疲倦了而後自行言和。然後美國可以再向統一的中國政府說明願意在經濟方面幫助中國建設和近代化，因為沒有美國的援助，中國無法成爲一個強國。這種做法也許需要相當時間，但是任何其他求速效的嘗試，將使它自己的目的失敗。（洪進譯）

（上接二十二頁）搶着跟她說話。

「賀洛克夫人，你今天是不是有新婚的感覺？」

「你跟瓊斯先生結婚，又跟他離婚，要不再告訴賀洛克少校？」

「你預備跟賀洛克少校再舉行一次婚禮？」

「你既然沒有跟賀洛克少校離婚，那麼你當然不預備再舉行一次婚禮的了？」

「當你得到賀洛克少校生還的消息的時候，你寧願過了沒有？」

「哈囉，幸運的夫人！你馬上就要樂得流眼淚的。」

一句一句的問話像火箭一般，燃燒着莉麗的心。我看着她望着那些發問的記者們苦笑。她沒有回答任何一句困難的問題，她祇是笑，一種無可奈何的苦笑。

今天的天氣相當的陰沉，太陽一直沒有出來。我的視線已經被那些突如其來的照相的鎂光弄得十分昏暗。在嘈雜的人羣中莉麗顯然感到極度的窘迫。但她却裝出很鎮靜的樣子，在那些瑣碎的人們面前，她是硬逼地不能表現她的真情。虛偽的人，是由環境強迫逼出來的，這句話一點也不錯。

在這種緊張的情形之中，機場的指揮塔上，廣播着賀洛克少校所乘的飛機在五分鐘以內便可到達的消息。於是人羣突然歡呼起來，大家都忙跳進汽車裏去，預備搶先開近降落的地點。我拖着莉麗的手，也跳進了我們的汽車，這時飛機已飛臨了機場的上空，並且漸漸地向着跑道降落。我們等候着指揮塔上的綠色燈光，一直定睛的注視着，結果那綠色的燈光閃了三下，我就急忙把車子開了過去。

在停機線旁我們下了車，我和莉麗在人海中獲得了優先走近飛機的特權。我們一直釘牢着機門，那門一開的時候，首先便走下了一個長得很高但十分瘦弱的軍人，我看得出那是賀洛克少校，莉麗丈夫。

他把莉麗抱得很緊，他們互相狂吻着，他們兩人的眼裏都有了眼淚。約摸經過三分鐘的擁抱，他們便在歡呼聲中分開了。接着莉麗便把我介紹給他認識，並且說我是他家裏的一位貴賓。

我緊緊地握住他的手，來不及和他攀談的時候，他的手又給別的人搶去了，那是一位美國空軍中將。他忙着和更多的人握手，他也簡單地去答覆記者們的詢問。

這時莉麗挽着他的手。她的臉上露出笑容，但是一種強作的笑容，這一個秘密，恐怕祇有我一個人會明白。

我們在機場裏耽擱了半個多鐘頭。賀洛克少校始終沒有突出人們的包圍。後來還是他提議明天在陸軍部公開招待記者，我們才被解放了。

回家的時候，我仍舊開着車子。賀洛克和莉麗坐在車後，我從車窗上的反光鏡中偶然發現了地倒在他的懷裏，他們在熱情地親吻着。我於是把反光鏡調換了一個方向，然而我還可以隱約地聽見他們嗚嗚的情話。





法 律 問 題

交 易



效 用 的 考 慮





# 在北塔山的高峰上

##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七平通信）六月十一日，中央社迪化九日電刊在各報上：  
一、據新疆軍政府接阿山區專署阿新滿及北塔山駐軍報告，本月五日下午，騎兵一營配合軍用汽車多輛，攜帶輕重武器向我北塔山駐軍進攻，當時有騎兵兩連，飛機兩架，我軍民頗有死傷。現外蒙騎兵已深入阿山六百餘里，我軍正分路阻擊前進。按北塔山在新疆奇台東北三百五十餘里，阿山專署駐軍駐紮，自本月二日起，屢受某方之武力壓迫，備有對策，於四月中旬退抵北塔山。

樓房，係蘇聯軍人俱樂部。六月八日，開跳舞會，各處人士參以百餘眾。昨上午發覺樓房門被撬啓，遺失獎金一千七百五十五元，法幣二百五十元，外有打字機一架。

更前一天，中央軍報導共軍在東北的得手，是因爲有韓共軍的出現。而韓共軍中又據報有大量的日俘，中京的盟國軍日委員會席上，美國老在道明蘇聯，在東北北塔山庫頁島控制了。一百多萬日俘有何用？多帥忘記了自己控制著一個日本，作什麼。

二、政府方面的態度是以空前未有穩定與迅速向蘇聯提出了抗議。半官方透露消息，稱之爲第二次「九一八」來了。一位從事邊疆工作多年的政府派員說：

前二天，在北平的報紙上也刊出中央民巷三號衙門四十一號內之第三十三號

「從整個全球的戰略作有機的觀察，這是太平洋戰爭的前奏，這是第三、世界大戰的借鏡。」

「這是，誰看誰法。美軍的包圍蘇，完成了，不僅是由多帥在西北太平洋上佈防，而且由蘇聯在中國的最後線上佈防。從波羅的海，地中海，波斯灣，大連到庫頁島，整個的包圍網中，只有大連留留出空，中國的加緊援蘇，使以這個是蘇聯的進點，引起了東北的空前戰爭，而同時，蘇聯外空向新航線一個個撲來，試探一下國際的反應，特別是給美國一個暗示。

你們要接收大連應當再作一次考慮。在空機時代，世界的中心在北極，中國的後門新疆這時便成爲大門。威爾遜，華萊士都是從這個方向到中國來的客人，史密爾的歐亞內幕者作中，也會強調這一片土地的重要性。地球自此不再以赤道爲中心，循例規則的選轉，而是改以北極爲中心。韓國也就成爲最重要的戰略地帶。過去聖力山大說：地球可滿不能有弱柄，以便於統治。而現在却同時有了兩個柄，一個是在蘇門答臘，一個是在北極。兩個柄各拖著自己的柄把地球重新分割，於是，「你要我的底大，我就要你的底大」。這位朋友最後說：

「我不同意中國屬於任何一方面，我

蘇之間的橋樑，不要成爲第三次大戰的對象。今天，中國如果能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十耳其，對中國的利益會更大。英國這次只要錫蘭，放棄了印度，就是一件聰明的舉動。」

在軍略的看以，外，就政治上說，保衛的吳忠甫及吳忠甫的強中，都已經解決了新疆的問題。政府新選的吳忠甫，在主席及少將吳忠甫，這二位民族人，與原在自軍中，吳忠甫人同合長長江是對立的，後者且有國難的危險，這一次的政治，成爲對蘇艾政府的一極，更應注意。就新疆的一擊，獲得中美對東，而進步。最後他：

外空是，一個緩衝地帶，可如，已然後有了。

三、北極是一個複雜的現象，那裏不僅是一個火藥庫，而且是一個正在爆炸中的

火藥庫。這中間即阿爾泰山區。

以哈薩克佔第一位，我們都知道哈薩克是一個極不能團結的民族，有的與中央合作，有的與中央不合作，盛世才時代派去的人很壞，吳忠甫時代派去的人也並不好，張治中的政策，如今也沒有顯著成績。中這次的邊境事件到底如何，沒有正確消息，北塔山沒有任何中國的影響，最好以不引起國際交涉爲宜。阿新滿說很久以前就離開阿山區，阿山區的情況如何呢？這到是值得注意的。

近年新疆的烽火是阿山區，人口六三〇四〇人，哈薩克平均每三、三五三人，平均每三、三五人有一人認字識書的。自從二十三年盛世才統一新疆後，二十九年前柯克托海（後改名龍）一部牧民把政治局長及收稅員，引出了家，又引出了三

滿，失敗後逃到邊境，在蒙邊布爾根河上... 縮很小小。

唐努山下的烏梁海問題是一個邊疆史上的老問題。當民國四年...

四 爲了北塔山的緣火在報紙上宣傳得有聲有色...

唐努山下的烏梁海問題是一個邊疆史上的老問題。當民國四年...

在清稱額魯特蒙古，分佈於新疆、蒙古及蘇俄境內...

到蘇聯去簽訂條約的時候，曾經急電重慶...

五 美國對於北疆事件，一度是冷淡的。馬歇爾說：「北疆事件...

「市北塔山事件，我們到要作一個要緊的，就是對於研究民族問題的封鎖是應當予以解決了...

「我不同意蘇聯維族哈族而忘記了蒙族的結果。」

「市北塔山事件，我們到要作一個要緊的，就是對於研究民族問題的封鎖是應當予以解決了...

「市北塔山事件，我們到要作一個要緊的，就是對於研究民族問題的封鎖是應當予以解決了...

「市北塔山事件，我們到要作一個要緊的，就是對於研究民族問題的封鎖是應當予以解決了...

「市北塔山事件，我們到要作一個要緊的，就是對於研究民族問題的封鎖是應當予以解決了...

### 謹答各地投寄通信的讀者

我對讀者收到各地投寄的通信，感到非常欣慰。但由於篇幅有限，未能一一刊出，深感抱歉。...

# 記天津前後九天的新聞檢查

##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天津通訊）  
 正當全世界的新聞記者，為爭取新聞自由在布拉格集會時，中國各地有成百的新聞記者被逮捕入獄，有三家報紙被封閉，在天津則恢復了新聞檢查制度。

六月一日天津或立了戒嚴司令部，新聞檢查就是由這個機關承辦。據此，門前街上官軍或特別指他他的便屬，多步地意又公報，登載報明生晚報。大公報的印和態度已是不所辦的，衛生處是入，其要特別注意這三家紙呢？簡單說，此是為他們對於最近的學潮，特別是五二〇的慘案曾作過比較詳細而客觀的報導。

開始檢查後，六月二日戒嚴司令部盧濟清副司令招待全市報紙通訊社負責人，商討檢查的一波瀾問題。各報多表示希望寬度，並上給軍令部備用申請解除的餘地。大公報的總編輯張雨農說：「天津的新聞檢查，今天還有，請看朋友來電話或親自回來問，這說明檢查以後，報紙已不為官所相信，其價值已得減低的。但一切沉悶的意見，都後才一姑准出版，下例。」

「危險」、「罷課」、「不靖」等字樣，則不管內容如何總要被扣。而那天正課進行「逮捕記者」的時候，所以大公報和益世報就一大片的被檢扣，以至非要把原稿一一檢不可了。益世報頭一天去大檢檢，報已付印，檢查回來，頗多「不妥」之處，非要「改正」不可，結果他們的編輯輯全海朋。到司令部解釋求了一點多鐘，才「姑准出版，下例。」

報紙上每天開天窗，對檢檢上是不太好的，因此在檢查的大樓上就訂了一個戰記文口：「不得空自」。大公報的編輯先生們每晚把一疊疊的原稿送去檢查，並寫上注解：「檢查先生：這條新聞如何如何，請予從寬」等等。而檢查先生在查過「緩登」的圖章以後，也註上「編輯先生：這條新聞如何不得已，必須緩登，請多原諒」等等。

最可憐的是六月一日創刊的新星報，剛出版，就被扣得一塌糊塗。他們曾有一篇社論沉痛地說：「在戰時我們編了七八年的『戰報』，現在我們又在天津編『戰報』。在戰時我們遭受新聞檢查，現在本報發刊次日便又躬逢其盛。這些小事，一一想起來，實在令人不能無感。」「五日後他們一篇社論整個被扣，此外還開了大大小小三四個天窗，造成天筒的最高紀錄。」

最可笑的是有一天津生晚報送去的檢樣都蓋了「緩登」，後經追問，原來是蓋錯了圖章。這樣的新聞檢查，真如上海大公報所說，是「苛細絕倫，無理可說。」（六月七日滬大公報短評）它把天津的新聞界攪得天昏地暗，而我們可尊敬的新聞局長董顯光博士在四天之後竟冠「未得關於此事之確實情報」呢！

假如說這種新聞檢查有什麼功效，唯一的就是給北平報紙造成在天津傾銷的機會。因為北平沒有新聞檢查，而北平報紙早上十點多鐘就在天津大街上賣了。其影響所及，正如某報社論所說：「雖免有許多本市新檢機構認為欠妥或不合尺度的消息和議論紛至沓來，其對人心的影響，當更甚於本外埠報紙一體刊出。」

六月戒嚴司令部又擬設要席招待這一羣頭昏腦脹的新聞界人士去聯歡，外勤記者聯誼會的理事長一進門，就和盧副司令寒暄了一句，他說：「全國各地都在抓記者，天津記者不但沒接到拘票，反倒接到『請帖』，真不能不令人感動！」在這個宴席上，美酒盛着總算暫時沖淡了幾日劍拔弩張的恐怖氣氛，居然也是脫離交錯，談笑風生了。當編輯先生們問到他自己的桌前時，迎面而來的仍是那一支「紅筆」。不過，在天空中，到處傳播着他們所遭遇的災難，全世界每一個地方都知道了中國的天津又有新聞檢查。

那時新報首先拒絕送檢，他們說：「我們的報紙這像下只只有關門了，不如乾脆讓他們封掉，還給讀者留點好印象。他們總算幸運，到六月十日新聞檢查就又宣告停止了。」

它的壽命只有九天，也正如一個垂死病人的迴光返照。大公報的社論說出他們的感想：「為了國家的榮譽，也為了新聞界的職業自由，我們鄭重要求政府，從速恢復被捕記者的自由，並永不再讓新聞檢查的辦法復活。」

（六月十三日寄）

### 投稿注意

過去讀者投稿，無論附郵票與否，凡不採用者，本刊立刻退還。最近郵政郵資即將加價，本刊經費拮据，不得不極力撙節，用特重申前議，以後讀者投稿，如不採用，須退還者，務請附寄貼足回件郵資之信封一個，以便郵覽，否則即隨手撕去，以免堆積。事後查詢，復恕難本。

# 東北教育的潰爛症

張高峰

(觀察瀋陽通信) 在東北，教育是比內戰還可怕的一個問題，將要使下一代的人們腐爛，有誰注意過它？有誰肯向它早日開刀，保留我們下一代的健康？政府要負責任，東北教育當局更要負責。勝利之初，大家打着招牌收復東北，東北光復到今天已經一年多，內戰除外，我們在東北做了些甚麼？最使人不滿意的就是教育復員工作，最使東北青年失望的也是教育工作。過去十四年日本人在東北的教育政策雖然是一「奴化」或「統制」，它總還有一個計劃，而且這計劃還能收效。政府今天對東北的教育政策是甚麼？是「收容教育」，而不是一「樹人教育」，甚至「收容」兩字都沒有做到。

，今天我們在各難民收容所或救濟總署門前還時常看見跪求救濟的學生。這充分表現出東北教育問題的嚴重，它已經因為不健康而腐爛，因而瀕臨滅亡。

## 數字的比較

偽滿時代，全東北國民學校公立的有一萬三千八百七十所，私立的有四千三百五十七所，每年畢業生約一百多萬人；中學校一千五百一十五所，每年畢業生約七萬多人；高等教育二十四所，每年畢業生約五千多人。勝利後，我們收復了遼寧、安東、吉林、遼北四省，這四省在偽滿時代也正是教育中心，我們復員的國民學校共五千二百四十八所，學生共六十八萬

四千五百八十八人，佔過去全東北學校百分之廿八，學生佔百分之二十四，所餘百分之七十六正是失學的兒童。中等學校的一百五十餘所，學生七萬多人，佔過去全東北中學校百分之七十，學生約佔百分之三十，所餘百分之三十正是失學青年。大學及獨立學校只有國立東北大學、長春大學、長白師範、瀋陽醫學院、及私立瀋陽中正大學等五校，佔過去全東北大學百分之二十五，學生人數尚不及過去偽滿各大學一年之畢業生。由此比較，我們可以知道東北光復後，各級學校「量」的減少已非常顯明，隨後而來的就是大批失學青年。

## 師資缺乏

當東北光復之初

，政府根本上忽視了教育問題。也許是因為十四年的淪陷，使政府對東北情形隔閡，不能立刻拿出辦法，可是一年以後，怎麼還是不出辦法來？只在東北教育行政上疊床架屋，有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有青年升學就業輔導處，行廳有教育處，各省有教育廳，種種之間都有關係，也都極關係，於是東北教育問題越搞越在中間，又因為全國的普遍閉關，誠心辦教育的人弄不來錢，一切不能計劃，只求湊乎。一般社會人士忙於演義務，「救濟難民」，熱心教育者，在東北還很少聽說有這樣的人物，東北的教育就這樣發了霉。東北本來是好地方，一年來砲火連天，結果一般人把東北看成最壞的地方，拖家帶眷的教授或教員，誰也不肯冒險，這道內戰的火網，同時東北教育界的待遇一般低於內地，誰也更不肯到這裏再來填餓，（已經餓了八年），師資恐慌是東

北最普遍的現象，比內地都嚴重，那麼爲了教育復員，於是不得不採取偽滿的教師及日本人，去年教育部東北教育觀察團首先發現了小學不介格的師資佔百分之八十。中學師資如何？預科員去兼，李科員去代，有資格或專心教書的也不過百分之五十。各大學呢？聽說東北大學政治系只一位專任教授，文法兩學院有時一天沒有課，國立瀋陽醫學院日本教授廿餘人，中國教授只十來個人，這好像還是南滿醫科大學，是日本人在辦教育，我們來幫忙。比較整齊一點的是私立東北中正大學，那是軍辦的學校，張忠誠是掛名校長。這樣長久下去，東北教育怎麼不腐爛，一旦教育腐爛得不可收拾，我們能有這塊土地又有大的用途。

## 全不上軌道

學校是教育試驗的場所，要教育上軌道，一定要有好學校，要使學校好，必須先有好設備，請好師資，就好好學生。這一連串的好，在我們這破爛的國家實在在是難。師資情形在前面已經談過，現在我們看看各校之設備及學生情形。高等教育，我們單就瀋陽國立東北大學與國立瀋陽醫學院來說。東北大學濶闊博博後，學生不滿意復員的處理，大鬧風潮，也難怪學生不滿，到今天他們還有一部份人睡地，睡在圖書館裏。桌椅不全，前些日子爲了搶一把椅子，學生竟動了武。商學系四年級學生因此罷考。工理學院的試驗設備，比完善的高中多不了甚麼。這樣的簡陋，學生不能安心讀書，教授教書的興趣也必減低。東北大學二千七百多學生，一大部分是臨大分發的學生，另一小部份是復員來的學生，雙方鬧得水火不相容，吃飯部分開，有員飯，吃的是白米，隨大飯廳，吃的是高糧

。復員學生程度較高，臨大學生因十四年來所受的「統制教育」，程度是稍差，許多人的英文幾乎從字母學起，一年級的英文，有的足採用初中三年級的讀本。彼此程度的不齊，在一塊相處鬧鬧彙彙是難免的，同時有一小部復員同學帶帶傲氣，臨大同學，於是鴻溝就更深了，幾乎隨時有打架的可能。身兼三職的職警李校長、職員爲東大校長、職部特派員與行教處教育處長）好像顧及不到這樣問題，學生間的仇恨日漸加深，學校當局若無如何？這也真的出人意料之外，據該校的學生說：「辦公的大樓規訂八點辦公，可是九點過後纔能找到人。最可笑的是，一位新生報到時，註冊單竟說學生名冊丟掉了。編級試驗時，學生等了兩小時，還不見去考人，到註冊組去問，纔知道還沒有通知教員出題。其他如證件試卷狼藉滿地，學

生與職員口角吵鬧也是常事。一願便參觀參觀學生宿舍，教室的椅子桌子搬來代用，電燈電線有的從從廁所或教室拆來的，宿舍門前一通污水，圖書館沒有開過門，學生用書只那寥寥幾冊破本。二月三日上課，三月第一學期結束了，教授還差一半，學生却有兩千七百餘人，這就是東北大學。學生不學無術規矩矩矩讀書嗎？教授不想好好讀書嗎？結果金不是那回事。馬馬虎虎，這就是教育復員。

國立瀋陽醫學院，前身是南滿醫學院，就是東亞醫學院的南滿醫大，學校設備雖然也有過損失，但比較完全。日本教授幾乎佔三分之一，因為過去純係德日派的醫學院。復員以後，有學生一千一百餘人。北平跑大轉來的學生與考取的新生，日文根柢都不好，可是偏偏日文為主課，程度一高一低，首先牽制了課程的進度，講淺了學生無興趣，

### 救濟與教育

東北高等教育復員，最初有一似是而非的政績，就是隨大羣量收容學生，教育青年不能算是錯誤，可是結果以後，又盡量分發各大學，這裏就留下了以後的問題。原來盡量收容，目的不過是怕青年全往北滿跑去，所以要多收容。於是隨大的學生超過兩三千人，學生程度既不整齊，份子又極複雜，教育起來頗困難。隨大結果以後，實在不能馬虎的分發，應極謹慎按學生程度分發至程度相當的學校去讀書，真想讀書的學生也不會提出反對，縱然反對，當局亦可用說服的法，因為這樣實在是為學生本身想，也是為東北教育前途設想。然而終演成今

### 東北的中學

中學教育情形同嚴可怕，最窮的省立學校，比較好的國立東北中山中學，但為教室漏水漏河，學生幾乎要拿着雨傘上課，理化試驗室只有空室，尚未見有儀器。私立各中學經費極學生人難多寡來維持，在東北誰能了與都可辦一所中學，到處可以看到私中招生印在前頭，完全是社會賤途或名流，以號召學生，實際這些學校還未請准立案，竟亂七八糟去招許多學生，誰敢相信這是辦教育。三月間遼寧省教育廳在報端印出大字廣告「查本省未

經立案之私立學校不得擅自招生。曾於三十五年七月十六日奉令公佈在案，近查仍有未經呈准立案之學校，擅自立案，私自招生者，應即「一經查明，即予封閉」。私立貽誤青年的學校實在如雨後春筍，所以教育廳不得不重申前令。東北教育界心教育的人士，不應當名辦教育的人，大家多拿出一點錢來，充實充實各省辦中學的設備，使學生由地板昇到椅子上，讀些好先生去教他們，這樣比從頭辦一所學校省很多人力財力，對東北本身，對個人之下一代都有莫大的好處。如果辦教育不為名利，何如把辦私立中學這筆錢全部捐給一個官立學校，東北當局應該獎勵人們走這一條路。

### 東北的小學

教育的根本是小學教育，東北最慘也

就是小學教育，各小學校由縣或市政府來辦

，縣與市是最窮的機關。一百七十萬人口的瀋陽市，祇有十幾所小學。和平區有十幾萬人口，就只有一所南昌街小學，容納三千多學生，教室裏擠得水洩不通，不得入學的還不知有多少。許多小學因為無法容納學生，分上下午的制度來授課。一般的小學桌椅不全，學生必須自備板凳，每次放學，就好好搬回家。有的學校叫學生自帶油燈，坐在洋灰地上聽講，一個個像小佛爺，現眼打迷，可憐的孩子們，小學還未畢業，慢慢的變成院背老頭。去冬各校煤，孩子們的手都有凍瘡，這是教育的成績。多少學校因為冷，都提前放了假，開學後又下雪，假期再延長。教室內沒有門窗，老師開口講書，大風吹過，狠狠的被灌一肚子冷風，而且幾乎被吹倒，孩子們的眼睛都睜不開，這是學校還是地獄？真叫人痛心。待遇不好，教員鬧窮，聽課聽，費點要人照

片，向學生兜兜生意，這全是不不得已。小學校長搖鈴，掃地，巡更，不幸叫賊給擄一頓，這也並不稀奇，希奇的是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小學教育，也沒有有一個政府甘心的滋補症，下一代那麼我們又何必收復下去。

九一八以後，我們就實行收復東北，復興民族。東北的教育情形如此，如何復興民族，誰能作答。東北的教育正患着慢性的滋補症，下一代那麼我們又何必收復下去。

### 采桑子(補白)

陳衡哲

卅一年前 曾在康橋寄寓二月；其時友朋固多能以氣節道義相砥礪，以救國為己任。今國事糜爛至此，追念昔日抱負，不禁愴然涕下。作此以寫我愛。

(一)

卅年舊事心頭湧；帶月交輝，花影低徊，夜半清池照月歸。而今兩鬢飄飄，心事茫茫，國事危疑，瞻爾人寰事非非。

(二)

當年肅氣相期許；待我歸來，看我安排，會見桑麻遍地栽。而今遍地栽枯骨，國本全摧，國憂全虧，舊醫昭昭兩淚垂。

卅六年四月，作於康橋。



# 我們為什麼像人

蔡王侯

「人」，我們都屬於這一類，大家已經看慣，總不外是兩隻手兩隻腳，前額長在「臉」的上端的動物而已。

「前額長在臉的上端」，請大家不要放過這一句話，這是我們人類主要的特徵之一，請想一想還有什麼動物是這樣生法的呢？猴子看起來跟人差不多，但是請你再想一想，猴子的前額？假使你有興趣，不妨到博物館去參觀一下，那猴子的臉，其實同狗差不多，是長在「腦箱 (Brain case)」的前面，根本無所謂前額的。然後你自己不妨「鏡鏡照照」一下，你的臉是生在「腦箱」的底下，上部便是那一塊隆起的，方額，相面專家決不會放過的所在，是一個「人」的標子。

「人」的標子，你也許要引起你的體重來。前時時勃魯姆 (Dr. Robert Broome) 和 G. W. H. Schepers 發表他們研究古代南非人猿的化石的結果，請是說這個人類的祖先，其體重，都不到一百磅。那麼猴子和猿的體重，總算在體重上沒有丟祖宗的臉；現在成人的體重總在一百磅以上，普通都在一百四五十磅到一百七十八十磅左右。外國的大胖子有到三千磅的，那是可以列為藝術品去展覽，已經變成特殊的材料了，我倒暫不討論。

大體說來，一個人的標子，你有一種限度，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總之他是長得同樣子，在地球上他的大小，不脫為動物之類的感覺，同時又能活潑自如，应付各種環境。

在地球上，各位，這是我們所以要求長得這個樣子的緣故。假使我們住在木星上，那上面的「重力」(Gravity) 比地球上的要大得多了，那麼我們的骨骼自必得比現在要粗大許多，才能支持我們肌肉的重量；假使我們住在月球上呢，因其「重力」不知地

球多多，我們的骨頭和筋絡，大可減少，人人又要變得「弱不禁風了」。

談起生理學家的眼光，把「人」來研究一翻，我們將發現人體的祕密，不外由大地有生命的物質造成，不時地有新鮮的物質和能力通過，而且不時地在抵禦外來的危險而已。具體地說，人體的百分之五，是一根空的管子，從嘴巴通到肛門，半路上接連着一些化學工廠，一方面「吃」進原料 (Raw materials)，經過這些工廠的操作，也就是所謂消化；一方面又把這些消化好的東西吸收進身體裏去，經過同化作用造成體的一部分。

人體的百分之二，是一部設備良好的通氣管，那主要的部分，當然是肺。它使身體獲得氧素來燃燒食物以便發生「能力」(Energy)。人體的百分之十是循環器，那滿全身的血管和噴水節式的心臟，是人們自古便熟悉的部分。我們中國人向來把「脈脈」的變易情形，來測斷一個人患什麼病的。去年美國出版的「新書」(Physical Diagnostic) 中，馬爾博七 (Dr. Ralph H. Major)，在「脈脈」一章裏，也大特特書，說中國人自古便發明測脈以診病的方法，但他并未加以恭維，祇另外提到中國古代的醫生，觀察到脈脈有七十二種的形式，似乎在醫學史上，尚是一述。不過一個中國人看到在這樣新的科學裏，古代的中國醫生，還沒有破人家忘記，不免會興起一點感慨，覺得現在的中國人，真是落了伍了。

方才說過，身體要吸進新物質，并且要燃燒食品，獲取能力；這能力就用來維持我們生命的活動。那些燃燒以後的廢物，就溶在水中經過「過濾」，排出體外。這排泄系統，以腎臟、膀胱為主，佔身體百分之五，再附帶一部分肺和皮膚。

我們的身體，至少有百分之四十是肌肉，這是使得我們的身體能夠運動的條件。還有百分之二十，是骨架和筋絡，它們支持我們的身體，而且還給予運動時種種槓桿的作用。

身體的很小一部分，是用來感覺外界和調節內部的，但這部分最重要，因為它不但感覺外界和調節內部，而且它使得人能「學習」和思想。這部分不過佔了人體的百分之三，包括腦子、脊髓、神經和內分泌腺。

生殖系統在人體中祇佔到百分之二。皮膚以汗腺調節體溫，佔人體百分之七；其餘，一個正當的人，大約有百分之十，貯藏着脂肪，作為不時之用。

我們草草地把人體看了一遍，似乎尋不出什麼特別可以珍貴的地方，尤其當我們發現有些別的動物，它們身上的裝置，也許比人還高明些，比方電鱷能夠製造電使敵人縮手，或是螢火蟲能夠製造「冷」的光以照耀自己，都似乎是不可思議的。

但是各種生物因為世代受着環境的影響，各自發展成獨有的特點，本是不可勉強的。比方大蟒蛇，一年之中祇要有幾個月吃飽便行；非洲產的，跑得極快，人們每每養馴着的瞪羚 (Gazelles)，則從來不飲水；穴居的動物多半沒有眼睛，那些寄生於人體的條虫老翁們，根本沒有嘴巴也沒有胃，唯有生殖器特別發達等等，都是大家能懂的例子。

人呢，說起來誰也不相信，因為大家都具有，具備一副別的動物們夢想不到的，好的眼睛。眼睛好，在這裏的意思，不是指看得遠。簡單地說，人的眼睛，不但能辨別明暗，而且能辨別那五顏六色的美麗。許多動物祇能分別光暗而已，世界對它們，就是光和黑，像我們看的無彩色電影一樣。但，這僅一個比方；我們看電影，雖沒有顏色，可是各種輪廓我們仍看得極分明，秀萊那波兒的臉和凱弗則爾絲的臉絕不相同，我們一看便認識，然而許多動物，它們所看見的東西，不過是大影子一恍而已，即使人們認為最伶俐的狗，也不能例外。

那麼狗怎麼能認得人呢？當然，狗的眼睛不如人，但是嗅覺却駕乎許多動物之上。與它差堪伯仲的，



還有幾種蛾子們的呼聲。但請注意，蛾子們沒有鼻子，它們是用長在頭頂的觸鬚來聞香臭的。

人的眼睛雖然好，但他所能看見的顏色，也不過是太陽光中紫光與紅光以內的七種光譜而已。紫外光與紅外光我們都看不見，然而這對於我們並沒有損失。因為紫外光，從照相上看起來（這是說用紫外光來攝影，在黑暗中可以行之），是模糊一片，物與物間，毫無距離可言；紅外光呢，則把光暗兩部顯得太過分，那草和葉片全部將紅外光反射，在照片上看起來，是一片純白；那草和葉片的影子，則將紅外光全部吸收，在照相上看起來，便一片墨黑，沒有濃淡的區別。假使我們人類能看見紫外光，必定寸步難移，因為弄不清距離，假使能看見紅外光呢，那麼危險更大，獸人們以手影中，其方法避他的襲擊了。人的聲帶，不能發出狗和蝙蝠，它們往往能聽到聲波極短，而音調極高的聲音，但比起其他動物來，並不遜色。有些動物，還根本聽不見聲音。

回溯古代，當人類時祖先居住在森林裏的時候，他們日夜和大自然接觸。如果我們的祖先竟在身體上配備了各種奇特的器官，如接收電波的，接收最高的音波的，或接收那最長和最短的光波的等等，那他們豈不要應煩死了？光那大自然中放電帶電的現象，無時或停，他們要去時刻感受它，就已經夠受了。現在住在都市裏的人，兩隻耳朵也大有不能忍耐各種忙亂和嘈雜的噪音的樣子，的確有一些人很想變成瞎子或聾子，讓自己能安安靜靜地過活呢。

現在我們來談性的問題吧。人類有男女兩種，這是大家都習慣的。因為大習慣了，大家也就不再去想這回事。其實生物間之有性的區別，也不是絕對的。有些動物有時根本祇有雌性的個體，如蚜蟲，它們的卵在春天孵化出來的是雌蟲，這些雌蟲不必經過交配，成爲能產卵，這種卵孵化出來，又是雌蟲的。如此可生八九代，直到秋天，才有雄蟲發生。有些動物像螞蟻，則雌雄之外，又有中性的發生，這些中性的且佔大多數，平常我們所見運糧打仗的螞蟻，實在是一太監呢。至於植物們，有的一生都是無性的。

我們人類的性，當然是一種長期演化的結果。生物們開始有性的時候，也並不是一定要與「生殖」發生關係，本來不過是兩個細胞的混合而已。性與生殖不知後來怎麼就連結了起來，實在是很神秘的。但等到生殖的行爲與性發生了聯繫，那生物界在物種的演進和環境的適應上便起了大的改良，使性的現象更普遍起來。

高等動物，差不多把自然淘汰，集中於性這個因子上。達爾文創「性擇說」(Sexual selection) 更提示了性的重要。他說公鷄爲什麼羽毛特別壯美，正因為要博得母鷄的注意。我們人也多少受着性擇的影響，比方我們身體的曲線，嘴唇和眼睛的顏色，頭髮的多少和聲音的高低，都不是偶然形成的。性，在外表上固然看不出什麼變動，但是內部却有所謂「性週期」。動物們都是有性週期的，每年有一回兩回以至多回。在性週期的時候，它們才有性的行爲而從事生育，等到週期一過，它們便入于中性狀態，有柳下惠坐懷不亂的作風了。但是奇怪的一人，在這一點上却在動物界表現了他那獨特的品性，他是不受性週期的支配，而可以隨時談情說愛的。可見由原始的區別，而一步步發展到人類間男女的愛情，是一部何等奇異的故事。

最後，拿人類的意志做結束吧，人類的意志像其他性質一樣，也是受着過去和現在的環境的影響。許多哲學家和精神學家往往奇怪人類永生的心，爲什麼那樣酷烈。即使環境非常惡劣，他們還是希望活下去。

這時一個生物學家，便沒有什麼奇怪的。人和動物一樣，惟有能學着活下去，才能發育繁茂起來。對生存抱悲觀的，他們就真的會被消滅掉。一個種族，如果沒有了堅強的求生的意志，其危險比生育不發達更甚。人的幼兒，是一切生物中最脆弱的生命。一隻小狗，三個星期便能跑得很好，人到三歲，還往往不能自己吃飯。動物中，多半一年可以生育幾回，每回可生二隻到四五隻不等，人一年祇能生一次，每次也祇能生一個。于是爲了保護後代，人類自己便不能不發

生「利他」的心。其次人是合羣的動物，合羣而能相安無事，當然也祇有「利他」才能見效。

這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特徵，那魚類和壁虎，雖然也生男育女，但決無所謂利他的心。我們的意志，在大體說來，固以求生和利他的本能爲基礎，造成不風不挽，力求安定的精神。但是在文明的人類社會中，有時仍免不了感情上有過分恐懼和憤怒的情緒表現。當人類剛從人猿演化出來之時，恐懼的天性是需一點兒的，因為他們要求那周圍都是猛獸襲擊的環境裏活下去，憤怒和發脾氣的天性也是不可少的，因爲憤怒可以使人發生勇氣而戰勝不可避免的危險；但時至今日，人類是文明了，假使誰還時時恐懼或常發脾氣，那他不是懦夫便是瘋子。人們常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好像人性是訂定了的永不能更動。其實在長期的演化過程中，任何因子都會逐漸變易，野貓之漸漸變成家貓，正是說明演化的力量；在人類社會中，如果溫和而愛和平的人比緊張激烈的人在文明的教養下力量增加，那麼正如瑪利小姐(Mary Adam) 所說，人性必將全體趨向溫和，離獸性當更遠了。

五月廿日夜·南京

### 本刊廣告價目

地位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
封底	一百五十萬	八十萬	四十五萬		
普通	一百三十萬	七十萬	四十萬		

刊費先惠·長期刊載折扣從優



# 歸來

李慕白

一個清冷陰霾的早晨，我獨自地在花園裏散步。因為昨晚一夜的失眠，一直到今天早晨，從隔着一層深紫色的窗幔以外的窗上，我知道那一個漫長的黑夜已經熬過了。於是我就在睡衣上披了一件大衣，穿着柔軟的睡鞋，輕輕地走向這一座荒蕪的花園，在一種空虛的情感控制之下，用散步來調劑我一夜的苦思。

這座花園特別顯得荒涼，一種灰色的悲哀籠罩着整個的環境。太陽躲在模糊的雲霧中，小柏樹上蓋上了一層薄霜。在那幾株粗大的榕樹底下，在那陰暗的叢蔭裏，死沉沉地安放着幾條石凳，兩隻小山鳥在上面跳躍嬉戲，打破了這個清冷的早晨的沉寂。

我慢慢地走近了那石凳，像這樣一個陌生的人，對於這些小生命顯然是有一種威脅，於是牠們驚奇地振翅飛上了樹梢。我向着牠們吹口哨，我對牠們做手勢，但牠們卻依舊是那樣的驚異。在兩種不同的生命之中是很難取得一種諒解的。我明白了這一點，同時我感覺到牠們站在樹枝上俯視着我的態度，那完全是一種驕傲的表示，也許牠們正在譏諷着我這個自命為高級動物的人，至少，在今天早晨是曾受到了牠們的奚落。於是我想到了那位哲學家所說的一句話，那就是：

「低級動物都有一種求至善的本能」。(The lower creatures have the instinct of their all for the best) 不過我今天想起了這一句名言，却完全是存了一種人類的自尊心。我不安地在那石凳上坐了下來，但牠們仍在樹枝上談論着。

蒞庭的窗口正對着我，從那緊閉着的窗幔看來，我知道她還沒有起床。我望着她的窗口出神，想到她這兩天以來的神情，却比以往變得更憂傷了。我想道

是爲了什麼呢？一位多情善感的女人，在遭了許多年的痛苦之中，一旦突然獲知了她已死的丈夫生還的消息，並且在一兩天之內就可以團聚言歡的時候，應該是一種奇蹟，而這種奇蹟所給予她的快樂與安慰更應該是何等的深；然而蒞庭却是例外，這兩天她雖然陷於一種無比的苦惱。她不是對我說過她們的愛情是多麼的纏綿嗎？她不是告訴過我他對他的想念是多麼的深沉嗎？因此蒞庭的苦惱，對於我，簡直是一個模糊的謎阿。

現在是七點鐘了。她昨天約好我今天九點鐘就要同去機場迎接她的丈夫賀洛克少校的，爲什麼她還沒有起來呀。我焦急地離開了花園，跑進我的房裏換好了衣服，正預備到飯廳裏去用早餐，蒞庭却匆忙地跑了進來，說：

「預備好了沒有？」

「剛剛穿好了衣服。」我說。「我們就吃早飯嗎？」

她點了點頭，反身便同我到飯廳裏去。當我們坐定了的時候，我一面翻閱着報紙，一面偷看着她的表情。從她那冷靜的面部上來看，我所看到的祇是她比從前更美了，她今天的裝束也更其動人。我一直在假裝着看報，我感到十分侷促，我無話可說，即使想跟她攀談幾句，也不知從何說起。可是她却首先開口了：

「我希望你在這兒多住一些日子。他是一個好客的人。」

「他是誰？」我不明白她的意思。

「賀樂克少校」。她說時顯出十分不自然的樣子。

我沉默了一會，很冷淡的說：「我想恐怕不很可能，我應該在兩個星期以內回到中國去」。我的話忽然停住了。我在她的臉上發現了一種驚異，一種悲傷。她那原來一直在注視着我的視線，就在這極驚異的傷感中垂了下來。於是我想到了我那毫無理由的「不可能」也許會令她不快。因此我很覺不安，在一種十分窘迫的猶豫中，我不禁慢吞吞的吐出了下面幾個字：「我應該早一點回去，我很想念我的孩子；她也一定非常想念我的。」

她沒有做聲，祇是低着頭在那兒喘着氣。在這種沉悶的空氣裏，我覺得度過這一頓不愉快的早餐，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她的女僕却十分高興地把各樣的點心端了上來，她幾乎意味得連我和蒞庭兩人非常顯明的不快的情景都看不出來。她站在我們的面前，很想跟我們攀談。

「你今天特別高興？」我問她。

「當然，」墨黑的臉上表現出一種無比的愉快，她露着潔白的牙齒說：「賀洛克少校回來了，全世界的人都應該高興！」

「可是我們却抵不上賀洛克夫人的高興呀。」我打趣着說，想緩和這沉悶的空氣。

然而這沉悶的空氣却被打一聲尖銳的哭聲打破了。我和女僕都出乎意料之外的同時驚望着正伏在餐桌上抽泣的蒞庭。同時我和那睜大眼睛的女僕交換了一下驚奇的視線，我們都莫明其妙。

我沒有什麼話去安慰蒞庭，事實上我根本不明白她哭的由來，不過我是有幾分曉得她一定有什麼難言的苦衷。

現在是八點鐘了。我們九點鐘必須趕到機場。我焦急不停地看着我的手錶，我又胡亂地翻看着報上的圖片，我的心情顯然已紛亂到了極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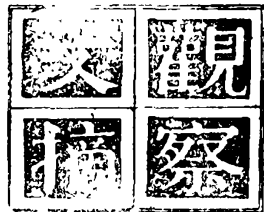
蒞庭終於從痛苦中掙扎了起來。她含着眼淚無力地站了起來，說：

「請你把汽車準備好，我到樓上去一趟就出來。」我無語地望着她上樓去了。她的神祕對於我始終是一個謎。

穿上了大衣，我便走進車房，把車子開了出來，等了一會，她便出來了。

一路上我們沒有說一句話，我把車子開到了四十五哩的速度。我們的生命在迅速的變化中跟冷漠的空氣作賭注，我們也沒有想到危險這一個詞兒的令人可怕。這如同一個惡夢，一個突發的飄渺的惡夢阿。

八點四十分鐘的時候我們到達了機場。休息室中和室外圍滿了許多歡迎的人。賀洛克少校的生還被他們認爲是一個奇蹟，甚至是一個神話。當我們下車的時候便被新聞記者包圍了。一會兒蒞庭就變成了他們的包圍的對象，大家爭着給她拍照，(下接第十三頁)



# 中國文化與現代

## 化問題

原作者：吳世昌

原刊處：學識第一期

中國如要求生存，最迫切的是一個現代化的問題。我們要建現代國家，就得有現代觀念的人才。我們不能想像以今天社會道德的墮落，政治觀念的落伍，文化學術的萎縮，可以預負使中國徹底現代化的責任。我們要做這份工作，首先要具備一切可以培養現代化的人才的環境。換句話說，先要建立一切社會道德的基礎。現代化和建立現代科學的道德基礎是分不開的。

中國是世界上談道德談得最久的國家，現在又是許多人提倡固有文化、特別國情、四維八德、精神訓話最努力的時代，而實際上却是道德墮落到最不可救藥的一個社會。在現代的國家中，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社會像今日中國社會這樣，公然鼓勵了風殺風、保風食肉、不守諾言、剝削人民權利、而看顧大人物的諛詞「訓話」、固無往而非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無時不在談道說德。「言教」與

「身教」的不一致，從未有如今日中國之甚者。

我起先以為這是今日中國政治環境中一時的現象，但仔細一想，實在我們祖先的文化之中，雖然裝滿了一些「道德」的字樣，卻並沒有給予孫子孫以真正道德的遺產，至多只是些講「利」「害」的話頭，世故的法門。中國所以儒教立國，儒家以六經為本，而六經之首的易經，也只是些「無咎」「有悔」「既濟」「未濟」的「利」「害」話。詩經是民歌，除了偽序以外，本無善惡可言。書、禮、春秋，只能當史料看。而據說是傳春秋的左傳，記得最有聲有色的也只是「殺」與「淫」兩件大事。戰國時代最講道德的學派是墨家，而最不合這個「特別國情」，最短命的，也是墨家。漢代號稱尊孔崇儒，以孝治天下，而開國之君劉邦，即曾向他的政敵項羽討自己父親的肉羹吃。他父親說他不如老二會治產，即位後反問父親：「我的產業比老二那多些？」對臣下開口閉口稱「乃公」（用現在的話說是「你老子」），這是一種侮辱別人母親的風氣，一直傳到現在。雖然漢代每一個皇帝的謚法上都加一個「孝」字，後世亦如法泡製。孔子論政說：「民無信不立」，而劉邦答漢人民除秦苛法，約法三章，以騙取父老之心，却始終未守諾言。直到文帝才除秦代傳下來的肉刑，到武帝才除秦代統制思想的「挾書之令」，而他自己也罷黜百家，消極的統制思想。秦政焚諸子百家之書，只許保存種樹醫藥之書（用現在的話說是只要「實用科學」），固然為人指為愚民政策，而東漢之提倡圖讖，偽造了許多緯書，導士民入於迷信神權，與秦政也只是百步與五十步之別。至於歷史，自左傳國策以下，講得最精采的是，許世故之學。二十四史之中，無書不講世故，教人如何做鄉愿，如

何「明哲保身」，因此後世的統治者幾無人

不尚權詐。英國人常說：Honest is the Best Policy，中國統治者的腦中不但無此觀念，且必笑其迂闊。有二千多年如此這般特別國情的歷史，難怪儘管提倡道德，而道德始終不見發揚光大。只有在政府不大提倡道德的時候，倒會產生一些有骨氣的人。近人好罵漢末魏晉人物之反抗禮教，道德不好，實則二十四史之有獨行傳，隱逸傳，起於後漢晉；而魏晉人士與外來的印度思想一比較之後，才看出儒教文化的缺點，才有高僧，逸士，崑崙落美，敢於反抗傳統，反抗統治者，減少中國史上一些鄉愿諂媚的穢氣醜態。並且，也只有在此魏晉時代儒教的權威失墜以後，一般士人的聰明精力不為六經所限，才有點自然科學的萌芽。如華陀的解剖學，祖沖之的算學，道教的藥物學，以及星經水經的成書。但魏晉以後，除時代較近的唐人尚能欣賞此種風氣外，直至今日，大都以痛罵魏晉來自標其道德高尚，以主要讀經來表示其提倡道德。

職」。有了這種觀念，如果有一個孩子，

因好奇，在雷雨下放風箏，必為師友父兄所痛責嚴禁。如果有一個人，弄了許多瓶子，放些肉類食品在內，要着怎樣才發霉，亦必為師友父兄所厭惡禁止。這形，恐怕到現在還是如此。而電學和微菌種情學，却正是這樣發明的。有了中國這樣的特別國情，寶貴的精神文明，光榮的聖賢賢傳作為教育基礎，我們還能希望產生富蘭克林或巴斯德嗎？

科學和道德這兩件事似乎沒有關係，一般人通常以為中國科學不發達，然而是一個道地的道德古國。近來為了政治的原因，此種說法尤盛極一時。照我上文所說，中國不但向來科學不發達，連道德都極差。並且這兩件事極有關係。大家知道科學的基礎是哲學，尤其是哲學中的邏輯與認識論部份。中國雖然號稱頗有哲學，可以寫成很厚的哲學史，但按之實際，中國哲學史中百分之九十是哲學中最不重要的部份——人生哲學，倫理學，講講做人的道理。並且因為缺乏字宙論和美學，連做人的道理也講不透徹，仍不免從人情世故，歸結到怎樣做官，「應帝王」，亦即從正心誠意講到修、齊、治、平。正心誠意一段還是空談禪學來幫忙才講得好。墨翟、公孫龍子等所講的邏輯，因為不合「特別國情」，早就無疾而終。「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這樣的懶惰話可以傳下來，而「多方」的點施，五車之書竟不留片札。研究自然科學的另一必要條件是愛真理的熱忱，再就六經本身而論，我不記得有西洋人所謂「真理的觀念」。說給「真」字下的定義是「德人變形而登天也。」莊、列所謂「真」是本、原。（如云「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也與「真理」之真不同，其他佛道兩藏中「真」字意義也不同，

都有點陰陽怪氣。由於中國人對於真理觀念之薄弱，所以六經雖被尊奉，却常常要加入一些偽材料進去，儒家的七大夫不以為偽偽為可恥，為演說。因為儒教以功利教人，而當帝王求書時，這偽是可以取得功利的，於是大量的偽。這當然是一個道德問題了。六經傳到今日，幾無一經沒有偽作，自宋至清，自歐陽修、朱熹，以至閻若璩、顧頡剛，數千人的解釋專集，辨不完的偽書偽蹟！儒家如此的不愛真理，喪盡學術道德，則以儒教為權威的國家，如何能培養求真理的風氣？如何能發展自然科學？

儒家以功利教人，其終極目的是一應帝王，法家對治道雖有貢獻，而先要教人揣摩心理，諂諛機變，御弄人主，然後能行其政。唯且法家也注重功利。中國傳統文化教忠教孝，只好的效果只有為一姓之爭而日誅十族，為倫理上的尊長而臥冰割股，却沒有為科學的真理而奮鬥犧牲，像蘇格拉底、葛理塔之所為。因此，探求真理的工作，純粹科學的研究，其出發點與倫理無關，且精神方法尤以功利無關，在中國文化中自不能發達，即如傅有傑諸人士為之，亦必為傳統文化所障道而受其影響。梁啟超先生在研究中國文化的特徵時，曾說：「中國不能有利學成功」一數千年「退而不進的現象」（見觀察二卷六期），我想，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身，即已回答了這個問題。

原來研究自然科學，探討真理，其本身也需具有極大的道德力。第一，其動機必須純潔，不為功名，不求利。真理本身，亦不必為了人類的真而求其完。葛理塔之「真理為中心論」是「大開」的，不但不為利，且其當時之大不唯，受盡教廷的慘刑，而且其本身，初與人頗功亦無直一辭。中國古語中

偽書之多，即為功名利祿觀念促成的。其次，其方法必須尊重客觀，如與客觀的證據衝突，自己的意見必須犧牲，反之，敵人的意見必須承認，否則是不道德。隱匿或曲解證據，不道德。第三，其態度必須摒絕名利。不論在貴，尊長，親友私好的學問，凡與真理相悖者，必須捨前者而取真理。西洋在四千年前，即已有吾愛吾師，更愛真理的見解。中國到現在還在寫守師說，為風尚，明知師說錯了也要替他圓說。學生的才智不及老師，又不致出其範圍，學術就趨於稀薄。最後，從功利觀念出發，發展到「學以致用」的觀念，也消極的不鼓勵對於純粹知識的探討，沒有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可是西洋近代文明中幾種震撼世界的科學的學說，如上述

馬克斯的資本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乃至構成原子說學的量子理論基礎，初起時都是純粹知識的愛好，客觀真理的探討，並不是為致用而學的。至於實用科學的發明，都是純粹科學的結果，副產品。近代科學文明的因，果、本、末，不能不先弄清楚。中國人一來就要談學以致用，生怕致用之學白費了精神，功利的算盤打得

太精，妨礙了對於科學真理的探討。我們今日承受了如此這般一袋世故、功利、懶惰、權詐、詭譎、作偽的文化，而猶自以為道德的「精神文明」，雖然欲與今日「科學真理」的不可思議的「物質文明」相抗衡，念念不忘於寶貴的「特別國情」，雖也過西洋教育的留學生也

科學產品，乃至希望發明。的科學，這不僅是笑話，實在是悲劇。

至於在社會政治方面，「中華二千年文物制度雖然大備」這句觀念，也拒絕了一個現代國家所必需具備的充分條件。「民主」成為市場上討價還價的行情，「人權」成為統治者荷包裏慈善的恩賞，「法治」是只要人民守法，統治者無須遵守的訓詞。因為「民主」「人權」「法治」云云，是西洋物質文明之體，非華夏「精神文明」之「體」，是「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的。苟能得已，自然還是坐而觀，吃西菜，而用無線電廣播「蔡、聲、風、湯、文、武、周公、孔子……」這一套精神文明，最合理想！其實說穿了不值一笑，凡是主張「西學為用」的人物，僅僅表示其人向不了解西洋文化，尤未懂得中國文化，「自卑感」(Inferiority Complex)在作祟，不能不這樣說以壯自己的膽罷了。

但是處在目前的世界誰都看得出来，中國今後的問題並不能任憑你來提出復古，我來提倡實用科學，他來維持本位文化，特別國情。中國已不復是華夏、禹甸，而是現代高度科學的世界的一部份。這部份能夠得上並進，其餘的大部份，僅能生存繁榮；否則慘不忍言。要得上進，必須現代化，要現代化，必須從社會道德到政治制度，從文化觀念到治學方法，從待人接物到世故人情，從生活工具到分配原則，澈頭澈尾的改造重建。本文只是指出若干必須重建的理由和證據，如何改造，怎樣建法是另外的問題。

君如洋意本刊  
請即匯款定閱  
一次先付三萬元

（上接第二頁）貴刊擁有大量世界讀者，這一事實，對於今天堅持中間立場的民主人士及其運動實是一種有力的啓示。偉大的中國軍人已經勇敢地擊敗了民族敵人，同樣地他們將知道如何完成和平民主的歷史任務，我對他們敬致無限的希望！同樣對擁有大量軍界讀者的貴刊敬致無限的希望！  
任可忠 五月十九日 無錫

**二五減租**  
編輯先主：廣西政府大專宣傳實行二五減租。有的農民因實行二五減租，被地主收回土地而失業挨餓待死。有的欲實行二五減租的農民，被地主毆打後，還被縣府捉去，說是奸細。  
秦軍 六月十五 廣州

**武嶺退學公然攤派**  
編輯先生：我是一個公務員，照例本月中旬先發給本月薪俸的一部份，不料於發給時，忽然每人扣去了五千元四千元不等。詢其緣由，始知浙江本化縣漢口武嶺要與辦一所學校，凡我公務員等，都攤捐點出來。這可使我奇異了，本來與學是獎勵之不暇的，為何獨在武嶺與學要公務員攤捐？比武嶺更需學費的方，得很。又為何不向各門財賦討錢，偏要找到這批難以過活的公務員頭上。且所謂攤捐，原是出錢人的樂意，聽其捐收之多少，為何事而毫不與聞，公然攤派起來？這就叫捐資興學嗎？  
張明琴 六月十五日

**代郵**  
孫斯時先生：古端轉來之稿件，不擬採用，乞示厚止，以便退還。（編者）

中宣部(35)科第... 內政部登記證...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